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六十五期 2007年3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65, March 2007

# 小國的學術困境：臺灣社會科學 研究、教學與評量的反省\*

黃樹仁

The Predicament of Small Nation:  
A Reflection on Research,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in  
Taiwan's Social Sciences

by

Su-Jen Huang

關鍵字：社會科學、規模、品質、研究、教學

*Key words: social sciences, scale, quality, research, teaching*

---

\* 作者謝謝劉雅靈、李丁讚、蘇國賢、譚康榮、蔡明璋、郭文般、李瑞中等諸位教授與兩位評審的指正。也謝謝陳宇翔同學協助統計經驗參照2-4-2的資料。作者在2005年夏將本文初稿寄哥倫比亞大學社會醫學系的陸先恆教授。他忙中未及回應，十日後即因肺癌過世。本文相關議題曾是我們在威大時的話題。修改本文，讓我有天地寂寥，斯人已逝的遺憾與傷痛。謹以本文紀念我的摯友先恆，以及我們的威斯康辛歲月。


收稿日期：2006年2月27日；通過日期：2006年7月31日

Received: February 27, 2006; in revised form: July 31, 2006

通訊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67號

服務單位：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email: sjhuang@mail.ntpu.edu.tw



## 中文摘要

本文藉由一系列預設、推論、模擬、與經驗參照等，來推論學術規模偏小對臺灣此等學術小國社會科學發展的影響。

與政治、社會、經濟、學術歷史等條件相近的大國相比，小國社會科學規模偏小，不僅限制學術生產的總量，而且降低本土研究與教學的平均品質，乃至於降低學術評量、學術領導階層與學術政策的素質。這是規模此一物質條件所致，不是制度更張或學者個人修為所能克服。甚至不是多撥研究經費所能改善。

本文也推論，改善小國社會科學發展的關鍵，一是擴大學界規模，藉以增加集體研究累積。二是擴大校系規模，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三是每學門成立幾個較大的特優系所，藉由聚集幾位原創學者而達到推動學術良性發展的臨界值，帶動系所與學界的研究與教學發展。四是鼓勵不擅研究的學者從事學術翻譯來代替低品質的研究，以增加教材。

## 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a series of assumptions, deductions, simulations, and empirical references to infer the impact of small scal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s in small nations like Taiwan.

It is found that the small scale of social sciences community in small nations would reduce not only the overall quantity of academic production, but also the average quality of research, teaching, evaluation, academic leadership, and academic policy. These shortages are caused by the material condition of scale, therefore could not easily be corrected by institutional design or individual endeavor, or even larger research budget.

It is inferred that the most essential steps to alleviate these predicaments of small nations would be, firstly, to significantly expand the scale of social sciences community; secondly, to enlarge the size of universities and departments; thirdly, to establish in each discipline several leading departments sizable enough to be endowed with several distinguished scholars as a core to lead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these departments and their discipline in large; and, finally, to encourag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work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reading material available to students.



臺灣的快速發展帶來升高的期望，也帶來挫折與憂慮。經濟如此，學術也如此。從半世紀前自覺落後的學術荒原，經歷兩世代的人才培育，機構與資源擴充，臺灣學界似乎終於產生了急起直追先進國的雄心。隨之而來的，是持續不絕的自省與批判。我們是個成就動機偏高的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自我策勵。

晚近臺灣人文社會學界自我反省的缺點甚多。例如，臺灣社會學小社群內似乎出現權力遊戲與偏見（葉啟政 2003; 2004），臺灣社會學者似乎不願彼此引用（蘇國賢 2004），臺灣學界獨尊美國觀點與英文出版，過度注重出版數量而非品質（陳光興、錢永祥 2004；葉啟政 2004；瞿宛文 2004；顏崑陽 2004；黃厚銘 2004），學術出版體制不完善（章英華 2000）等等。

上述對臺灣人文社會學界的反省，誠然各有見地。但可能都隱隱將問題過度歸因於臺灣學界體制不良，或學者們學能不足，或為學不夠真誠，或盲目跟從美國。作者以為，這樣的批評不盡合事實，忽略了客觀條件的限制。後果是一方面有過度譴責的求全傾向，另一方面也因此對改革前景過度樂觀。

本文以為，臺灣學界的問題，原因當然多端。但有相當成份其實起於小國學界規模偏小，不僅限制了學術生產的總量，而且降低研究與教學的平均品質，乃至於降低評量的效度與信度，以及學術領導的品質。這是規模此一物質條件所致，不是制度更張或學者個人修為所能克服。甚至不是多撥研究經費所能改善。

當然，前引學界的自我反省，毫無例外都會提到臺灣學界規模偏小。但上述學者也幾乎都僅將規模過小當作背景，然後將問題指向這小圈子裡眾人的認知與作為。易言之，將問題歸於人的因素，而不是學界規模偏小帶來的邏輯後果。這思考方式隱隱認定，只要大家改變觀念行為，事情將會大幅改善。

有些學者雖然論及臺灣社會科學起步遲而人數少，導致教學與研究困難，但通常僅觸及特定領域的問題，而非對臺灣學界實施總體分

析與檢討（如葉啓政 1996；高承恕、謝國雄 1996；許嘉猷 1996；瞿海源 1996, 1998；葉秀珍、陳寬政 1998）。

總之，學界規模偏小以致降低學術品質，此一因果關係可說尚未系統化的出現在臺灣人文社會學界的自省裡。這無疑極易帶來制度檢討與設計的盲點。

本文主旨，在於分析規模過小對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教學、評量、與學術領導的不利影響。

上述說法當然不是意指當前臺灣社會科學界的問題可以全部歸因於規模過小。而是在承認其他因素存在的前提下，聚焦於規模此一變項的獨立作用。易言之，我們將討論，假定臺灣社會科學界其他條件與西方學術大國相同，而僅有規模遠小於西方大國，則對臺灣此等小國的社會科學品質可能產生何種影響。易言之，假設其他條件相同，探討規模太小對小國學術的影響。

當然，我們都知道，現實生活裡，其他條件永遠不會相同，沒有單一變項可以主宰一切。現實生活的發展，永遠是許多變項交互影響的結果。但在討論變項之間複雜的交互作用之前，釐清個別變項可能產生的作用乃是必要的基礎工作。將單一變項的可能後果推論到底，從現實生活觀點而言，難免顯得頭腦過度簡單，但卻是瞭解複雜現象的第一步。

因此，本文前提在於，我們瞭解學術發展是涉及許多變項的複雜現象，沒有任一變項可以單獨解釋一切。但在分析現實生活裡各變項的交互作用之前，有必要先理解個別變項可能的作用。而在影響學術發展的眾多可能變項中，本文僅討論規模的影響。

我們也希望，對於學界規模過小後果的分析，能使學者們在反省臺灣社會科學發展時，不致於經常將規模過小導致的問題也誤歸於學者個人修為，而誤以道德訴求代替理解事實與制度設計。這將使我們更清楚瞭解我們的條件與限制，以便制訂更有效的學術發展策略。

要討論規模偏小對小國學術的影響，不可避免要拿小國來與大國

對比。當今學術體制最龐大的先進國莫非美國。臺灣學者們也高比例受美國教育，深受美國影響。本文將以美國般的大國來與臺灣小國對比。

論者或謂，臺灣小國有必要拿自己與美國此等大國相比嗎？與歐洲中小型國家相比是否更恰當？作者同意，如果規模對學術發展有重大影響，則臺灣學界最好的參照對象可能不是美國，而是歐洲先進小國。本文以美國此等大國作為比較對象，有兩個理由。一在方法考慮。二在現實關懷。

就方法考慮而言，要彰顯某個變項的作用，最好能擴大該變項的變異範圍，以便更清楚觀察其作用。要彰顯吾等小國與大國的差異，最好能取最極端的大國來相比。如此研究設計的目的，純在幫助我們瞭解規模此一變項的作用，並不表示本文主張我們在制度設計上應該盡力模仿大國。

事實上，與大國相比的結果，將更能幫助我們理解小國與大國之間制度設計上可能難以逾越的差異，而使我們在選擇學習對象時更加謹慎。由於留美學者遠多於留歐、留日學者，臺灣學界的向外學習通常是向美國看齊，但在制度移植時卻不見得充分考慮到小國本身的規模限制。本文拿臺灣與美國相比的意義之一，正是要提醒學界同仁們，在進行制度檢討與設計時，應該充分考慮小國與大國的差異。如果本文的推論可以成立，則我們可以預期，歐洲小國也因學界規模偏小而比大國蒙受不利。但在規模偏小的相似不利條件之下，某些小國的學術表現似乎遠比我們出色。原因除了與西方大國在語言文化上相近、學術起步早於臺灣等之外，可能還有制度設計上值得我們觀摩之處。這正是作者的現實關懷所在。當然，每篇論文的範疇有限，本文主旨在於小國與大國的對比。至於其他小國如何透過制度設計來彌補規模的不利，各國策略利弊如何，應屬另一篇論文的範疇。

論者或謂，既然要比較大國與小國的差異，為何要以美國為比較對象，而不是中國？事實上，中國雖大，卻社會科學落後，不是正好

否定了本文論點嗎？作者答覆是，前已述及，要比較某一變項的作用，我們必須假定「其他條件相同」。而相較於臺灣及西方，中國卻在政治、經濟、學術起步等社會科學發展的基礎條件上都相差太大。當其他條件太差，規模大也無濟於事。因此，中國規模雖大但學術落後，此一案例並不抵觸本文論點。適宜與中國對比的，不是臺灣，而是第三世界小國。

更有甚者，我們想要迎頭趕上的是西方先進國，而非落後國家。因此，本文關心的是臺灣與西方先進國家學術發展的比較。拿臺灣與中國或第三世界國家比較並無意義。

事實上，臺灣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也還沒有發展到與西方國家齊步。我們之所以拿臺灣來與西方大國相比，假設「其他條件相同」，而來討論我們學術發展的缺憾以及努力之道，與其說是討論現實，不如說是策勵自己。讓我承認，比較對象的選擇，本就反映了學者的現實關懷。我關心的是我們如何晉身於學術先進國之列，而不是如何在落後國家之前自滿。因此，當本文說「其他條件相同」時事情將會如何如何，其精確意義應該是，如果臺灣在政治自由、經濟社會發展等基礎條件趨近西方先進國家時，我們在學術發展上因規模偏小而比西方大國不利之處。

讀者可能感覺，本文的分析，似乎在對臺灣社會科學做極悲觀的描述。這絕非本文意圖。如果本文分析顯示臺灣社會科學因規模偏小而比西方大國發展不易，目的絕非主張我們因此氣餒。而是企圖清醒的理解自己的不利處境，一則消解自滿，二則破除道德訴求式的空泛期望，以便激發尋找制度化出路的努力。

本文以規模為自變項，討論其對一國社會科學的研究品質、教學品質、評量品質、領導品質等依變項的作用。乍看似乎與經濟學的規模經濟概念相關。但規模經濟討論的是對生產成本的影響，而非對品質的影響。因此，本議題無法引用規模經濟的概念。

本文內容，主要是理論推演，而非經驗研究。理由有二。



首先是經驗研究的極端困難。要對國內外社會科學界的研究、教學、評量、領導品質進行經驗比較研究，勢必得先對國內外不同學科眾多學者的個別研究與教學實施評鑑。這不單超出任何人的研究資源所能為，而且與本文論點相牴觸。本文論點正是，在臺灣此等學術小國，由於規模偏小，連學術評鑑的效度與信度都遠低於西方學術大國。

其次，科學研究裡，概念與理論導引經驗研究。理想上，完整的科學研究，應該包括理論建構與經驗研究。但在實務上，某些議題所涉及的經驗研究，可能超出當時資源容許的範疇。在經驗研究一時不可行狀況下，概念與理論先行，以俟來日條件成熟時進行經驗研究，是科學常態。不要忘了，韋伯在《經濟與社會》裡對理性科層組織短短 50 頁的理念型討論 (Weber 1978:956-1005)，對組織社會學的貢獻，遠大於日後受此理念型啟發而來的車載斗量的經驗研究。

## 一、理論推演

本文主體是一系列的命題，包括預設、推論、模擬、經驗參照等四類。

所謂預設 (assumption)，是對研究對象所做的想定陳述，是後續推論的出發點。任何科學研究都不可能窮盡因果。所有研究都必須設定某些條件為真或已知，作為議題的背景，以便分析辯難的工作可以集中於研究者關心的因果鏈。這些預設來自於作者的觀察反省，但未經過系統化經驗檢證。此等預設應大致符合學界常識。如果未來的經驗檢證顯示此等預設遠離事實，則後續的推論將不能成立。本文將先就各國學界與規模無關的性質擬訂某些預設，作為背景，以便繼之討論規模此一變項的獨立影響。

所謂推論，是在既有預設之下，基於一般經驗法則，特定事實所能導致的可預測後果。在本文，這指既有預設下，我們推論小國學界規模偏小此一事實將會產生的預期後果。

所謂模擬，是爲了彌補前述預設與推論可能文字過於形式而難解的缺陷，以想像案例來輔助說明。在本文中，將以假想的西方英語學術大國 A 來與非西方非英語小國 T 對比。爲了使文中數字舉例明白簡單，本文假定大國 A 有 10,000 社會學家，小國 T 有 200 社會學家。讀者當然可以想像，這兩個國家近似美國與臺灣（見經驗參照 2-1-1）。作者不用具體國名，是爲了避免理論推演與經驗分析混淆。本文內容主要是邏輯推論，尙無法系統化經驗檢證。

本文以社會學界作爲模擬對象，當然並不意指學界規模過小導致學術品質偏低的現象侷限於社會學。作者以爲，小國社會科學各學門，都同樣面臨規模過小導致的困境。事實上，人文學科與商學等任何涉及語言與社會差異的學科，甚至電影、電視、音樂、文學、新聞工作等涉及國際差異的文化領域，都面臨同樣的困境。但爲謹慎計，本文先以作者熟知的社會科學爲討論範疇。

所謂經驗參照，是爲了利用目前臺灣有限的經驗研究成果或學界討論來與本文的理論建構進行初步比對。前已述及，本議題目前無法從事系統化經驗檢證，迫使我們只能進行理論推演。但臺灣學界確實有某些局部經驗研究成果或討論可用以參照本文的理論推演。當資料可得時，我們將引用這些經驗資料或討論，以便對我們的理論推演進行初步檢討。

本文討論的是臺灣社會科學發展的現實議題。研究者的責任不可避免包括提出政策反省與建議。因此，某些經驗參照將涉及政策建議與評論。

總之，本文包含預設、推論、模擬、經驗參照等一系列層層相扣的命題。每一環節都可以訴諸邏輯批判或經驗檢證。如果先前的預設或推論有誤，將使後續推論無法成立。因此，本文的每一預設與推論，都可以作爲未來經驗研究的研究假設（hypothesis），付諸經驗檢證。

論者或謂，本文經由一系列預設、推論、與模擬來進行逐步推演，每一步驟都可能失誤。推演步驟愈多，失誤累積愈多，末端推論的準



確度勢將愈來愈低，愈脫離現實，最後變成毫無意義的文字遊戲。作者承認，這批評是極合理的顧慮。但有兩個理由使作者認為值得大膽嘗試。一是現實關懷，二是社會科學隱性的經驗檢證。

所謂現實關懷，指的是本文議題的重要。如果我們認為臺灣社會科學的發展是值得社會科學家們關心反省的重大問題，則我們有責任設法理解這議題。大膽推論的先驅研究或許不成熟，但我們要因此逃避這議題嗎？或者說，將本議題的討論侷限在更不嚴謹的個人感想、漫談、或指控，成果會更好嗎？社會科學家的責任，是努力理解重要的社會現實，而不是自我侷限在既有典範的安全範疇內去累積出版分數而已。我們難道不應該鼓勵更多學者去大膽嘗試理解困難但重要的現實議題，而不只是投入安全的出版？

其次，所謂社會科學的隱性經驗檢證，指的是本議題與學界生活經驗的親近。自然科學或歷史的許多推論，經常涉及遠遠超越眾人直接生活經驗的現象。推演步驟愈多，有時確實可能累積愈多的推論失誤，最後變成無從捉摸的文字遊戲。但本文討論的是眾多社會科學家日日親身經歷的學界現實。這些現實，因為無人有充分時間與資源來進行系統化的調查與測量，而難以成為嚴謹學術研究的對象。但事實上，多數學者對這些現象都有某種程度的理解與反省。因此，雖然基於嚴謹的方法論立場，本文必須宣稱這只是理論推演，但實際上卻是不斷以作者及讀者的學界生活經驗進行非正式的、隱性的經驗檢證。這種隱性檢證是防止本文因為推論步驟過多而累積太多推論失誤的機制。當然，作者可能有未自覺的偏見或誤解，推論過程可能觸犯邏輯錯誤，而使本文推論發生誤謬。這正是本文需要學界同仁切磋批評之處。本文也等於邀請所有讀者依據自身的經驗來對本文各項預設與推論進行非正式的經驗檢證。

讀者閱讀本文與閱讀一般社會科學著作的差別，在於本文議題與讀者生活經驗的親近程度遠逾一般論文。因此，讀者不必是所謂領域專家才能參與討論。也不須要翻書、查資料以後才能評斷本文是非。

每個人的理解都不完整，但集合眾人經驗與邏輯能力，我們應可減少誤解。這種隱性經驗檢證不僅普及於社會科學，而且事實上是社會科學最重要的基礎。社會科學的所謂「科學」成份，往往只是此種基於日常生活經驗的隱性經驗檢證的系統化而已。就本文議題而言，表面上是系統化資料難得，必須依賴推論。但實際上，與一般社會科學脫離研究者直接生活經驗的調查資料相比，作者與讀者們從學界生活經驗而來的隱性經驗檢證可能更強而有力。集合眾人的經驗與邏輯能力，可能比訴諸所謂專門領域的典範對本議題更有意義。

也因為上述原因，本文寫作方式並非社會科學寫作的普遍形式。多數讀者可能會覺得此種寫作方式不僅是冷冰冰的缺乏人文氣息，而且似乎有強烈的模仿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偏執。作者反覆思量，之所以採用此種自己都不習慣的寫作方式，是因為本文議題不僅缺乏既有嚴謹研究，甚至連隨筆式討論都很少。絕大多數論點來自作者推論。作者研習社會學理論的心得之一是，太多的所謂社會學理論是透過夾敘夾議的方式將作者個人推論與社會共有知識混淆在一起。說得更明白，太多所謂社會學理論是透過文字技巧將個人見解包裝成公認事實。這不是負責任的論述方式。尤其本文議題涉及對臺灣學界的評估，不僅爭議多，而且目前無法系統化經驗確認。在這情況下，作者的責任是讓讀者能夠清楚分辨，哪些說法是引用既有知識，哪些說法來自作者推論。本文採用預設、推論、模擬、經驗參照的條列陳述方式，最方便讀者追究言論責任。易言之，此種寫作方式，最容易確認作者的預設與推論邏輯，最容易暴露作者論點的缺失，最不容易讓作者透過文字遊戲來逃避言責。從投稿觀點而言，這可能是最自暴其短、對自己最嚴酷的寫作方式。但可能也是知識上最誠實的寫作方式。當研究議題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學術志業時，讓我們誠實一點無妨。



## 二、小國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出版

爲了分析學界規模大小對一國社會科學研究品質的影響，我們必須先假定與學界規模大小無關但與學者行爲及學界組織有關的某些基本事實爲已知。因此，本節將先建構數則有關學者行爲與學界組織的預設。這些預設，係基於作者對國內外學界的觀察與理解而來，並未經過系統化經驗檢證。很明顯的，對本文理論推演的批判，最有效出發點將是質疑這些預設。如果這些預設被未來的經驗檢證確認爲遠離事實，則後續的推論將失效。

預設 A（學科專長分配假定）：

假定社會科學各學門依其專長可以平均分爲 20 大領域，每大領域可再平均分爲 10 小領域。則每學門各有 200 小領域。假定每學者有 3 項專長，分布於 3 大領域內各 1 小領域。

本假定係爲往後模擬舉例方便而設，不盡合事實。但只要同等的應用於大國與小國，並不影響本文關心的大國與小國之間的對比。

預設 B（國內學術能力分配假定）：

任何國家的學界，有原創力而能帶動研究創新的學者是少數。此等學者，暫且稱之爲原創學者。

在少數原創學者之外，有些學者雖缺乏原創力，但利用別人的概念、方法，套用於不同研究對象，若過程嚴謹，其著作仍可用以驗證、補充學術知識。此種學者，暫且稱爲演伸學者。

除了原創學者與演伸學者外，其餘學者，或因理解力太差，或因寫作草率，其著作對知識沒有貢獻，甚至可能傳播錯誤知識。此等學者，暫且稱爲平庸學者。

本預設僅假定學者能力成上述分配，但並不假定學界有能力正確辨識此一分配。後文重點之一，正是小國學界比大國更難辨識學者能

力分配。

為討論方便，暫且設定各國學界各領域內，原創學者佔同行學者之 10%，演伸學者佔 40%，平庸學者佔 50%。此等比例設定當然見仁見智。但只要同等的應用於大國與小國，並不影響本文主題之大國與小國之間的比較。

論者或謂，各國的學者能力分配可能差異懸殊，假定各國分配比例相同乃是不切實際。作者同意，現實世界裡各國可能差異很大。但我們的出發點是「當其他條件相同」。也就是比較政治、社會、經濟、學術歷史等條件相近，而僅有規模不等的國家之間的差異。基礎條件相近的大國與小國，例如美國與加拿大，或德國與丹麥，學者能力分配應該很相近。

作者個人其實認為原創學者僅佔 5%較接近事實，但為了後續的舉例計算方便，且以 10%為準。

預設 C（國際學界能力相近假定）：

政治、社會、經濟、學術歷史相近的大小國家之間，學者創造力的分佈方式與平均值大體相近。

本文第二、三、四節將顯示，規模偏小會降低小國社會科學的水準。第七節將顯示，人才外流也可能降低小國學界的水準。但在學界規模此一變項導入之前，此處先假定各國學界能力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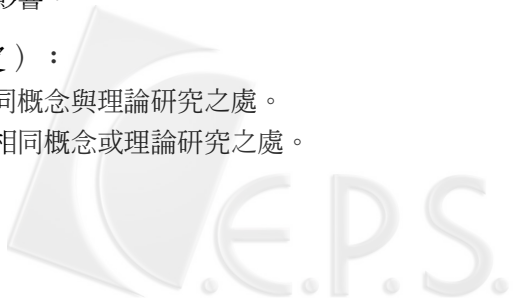
預設 D（學術外來假定）：

近代社會科學起源於十九世紀以來的幾個西方大國。因此，小國社會科學界持續向西方大國學習，並持續受大國概念、理論、方法的影響。學術評量標準亦受大國影響。

預設 E（國情異同並存假定）：

各國國情有相近而可以相同概念與理論研究之處。

各國國情亦有相異而難以相同概念或理論研究之處。



小國某些社會現象，與大國有異且獨特，是來自大國的社會科學概念與理論不會注意，且難以充分解釋。

基於前列五項預設，我們可以對小國社會科學的研究作如下推論：

### 推論 2-1（小國學界同行人數偏少推論）

依據 預設 A（學科專長分配假定）

我們可以推論：

與政治、社會、經濟、學術歷史等條件近似的大國相比，小國學界各領域的同行學者人數偏少，較難形成有效的討論社群。

#### 模擬 2-1-1：

大國 A 有 10,000 社會學家，小國 T 有 200 社會學家。每學者有 3 項專長，參與 3 大領域內各 1 小領域。

則大國 A 社會學 20 大領域各有 1500 學者，200 小領域各 150 學者。

小國 T 社會學 20 大領域各有 30 學者，200 小領域各僅 3 學者。

小國 T 學者遠比大國 A 學者更難找到同行，更難形成討論社群。

論者或謂，小國學者不必像大國一般細分專長，會跨越較多領域。因此同行偏少的現象不若此處模擬者嚴重。作者同意，小國學界的專長劃分可能不若大國細微，因此每領域平均人數可能比此處模擬者略多。但如果我們預設小國與大國學者的用功程度與可用時間相近，而小國學者果真專長較不分化，則其必然結果是，小國學者平均跨越較多領域，每領域的投入不如跨越較少領域的大國學者，因此，小國學者在每一領域的平均專精程度不如大國學者。

廣博與精深之間的取捨，永遠是學者的兩難。但除非自認比他人天縱英明，否則我看不出如何又要比別人廣博，而又同時與別人一樣精深。

論者或謂，大國如美國學界，專長劃分過細，反而有害學術。這

說法蘊含的觀念似乎是，學術分工有其最適程度，過猶不及。作者原則上同意這觀念。問題在於，沒有人知道最適分工程度何在。或者說，沒有人有學術權威可以鐵口直斷何謂最適分工程度。既然沒有公認判準，也就無法判定各國學術分工究竟是過度或不足到何程度，利弊到何程度。

論者或謂，小國學界規模小，不須像大國般將人力投入所有領域，可以集中研究特定領域。因此小國學界可能在某些領域特別發達。作者同意，小國可能因人才集中在特定領域而在此等領域表現特出。但小國若將有限人力集中於特定領域，則邏輯後果是，其他領域勢將更缺乏人力。綜合而言，社群偏小的問題仍然存在於小國學界多數領域。

論者或謂，小國只要將人力集中於關鍵領域而表現傑出即可，次要領域人力不足無所謂，與總體學術水準無關。問題在於，民主社會裡，誰有學術權威可以決定何謂關鍵領域，何謂次要領域？以大國的流行為標準嗎？以學術行政主管的裁決為準嗎？大概無人願意接受這兩個標準。訴諸學界多數決呢？知識創新通常來自少數人的標新立異。如果多數決可以決定學術真理，則絕大多數知識創新將在研究計畫階段就被扼殺了。總之，很不幸的，雖然我們原則上都可以同意，將人力集中在關鍵領域似乎是小國學術出路之一，但實務上我們無法確認何謂關鍵領域。小國如此，大國其實也不例外。

經驗參照 2-1-1：

蘇國賢（2004）推算 2002 年臺灣各專業社會學系所共有 131 名社會學家。

臺灣社會學會 2004 年通訊錄上，非學生會員 329 名。其中少數是非學術機構人員，過半學者服務於非社會學系所。

將蘇國賢推算與 2004 年通訊錄資料綜合推算，假定目前臺灣有 200 專業社會學家似乎是輕微高估。



美國社會學會網頁 (www.asanet.org) 顯示, 2001 年美國有博士學位而就業的社會學家 13,710 人, 其中 73.2% 任職教育機構, 10.1% 任職非營利機構。亦即任職教育機構的博士級社會學家在萬人以上。以 10,000 人推算美國社會學規模是低估。

以 200 人推估臺灣社會學規模是輕微高估, 以 10,000 人推估美國社會學規模是低估。故以 200 人的小國 T 與 10,000 人的大國 A 來推估臺灣與美國的差距, 已是低估。臺灣學界因規模偏小所受的不利, 其實比本文模擬更嚴重。

論者或謂, 美國大專院校有不同類型, 許多學者不事研究, 因此一萬人是高估。作者答覆是, 臺灣也有許多學者不重研究, 與美國沒有不同。

#### 推論 2-2 (小國原創學者人數偏少推論)

依據 預設 B (國內學術能力分配假定)

預設 C (國際學界能力相近假定)

推論 2-1 (小國學界同行人數偏少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小國學界各領域內原創學者比例與大國相同, 但絕對數目遠少於大國。

小國學界許多領域沒有原創學者。

模擬 2-2-1：

若大國 A 有 10,000 社會學者, 小國 T 有 200 社會學者。假定兩國各有 10% 學者為原創學者。則大國 A 有 1000 原創學者。小國 T 只有 20 原創學者。

假定每人參與 3 大領域內各 1 小領域。在社會學 20 大領域, 大國 A 平均各有 1500 學者, 其中 150 是原創學者。小國 T 平均每大領域僅有 30 學者, 其中僅 3 原創學者。

社會學 200 小領域內, 大國 A 平均各有 150 學者, 其中 15 原創



學者。小國 T 平均每小領域僅有 3 學者，其中僅 0.3 原創學者。

大國 A 學界各小領域都有多位原創學者。小國 T 則否。

小國 T 學界各小領域平均僅 0.3 原創學者。故 200 小領域中最多僅 60 小領域有原創學者，其餘小領域僅有演伸學者或平庸學者。

如果我們假定各小領域都至少有一名原創學者是一國社會科學健全發展的臨界標準，則每一學門需要至少 667 學者，才能使各小領域平均至少有一原創學者。200 學者的學術規模遠低於此臨界標準。

### 推論 2-3 (小國本土研究數量偏少推論)

依據 預設 C (國際學界能力相近假定)

我們可以推論：

若各國學者平均學術生產力相同，則因小國學者人數少於大國，小國本土研究的成果也少於大國。

因此，小國學者從事本土研究時，參考資料偏少。

小國學術出版市場偏小，使小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比大國學者更不易獲得出版機會，更進一步限制可流通之參考資料的數量。

#### 模擬 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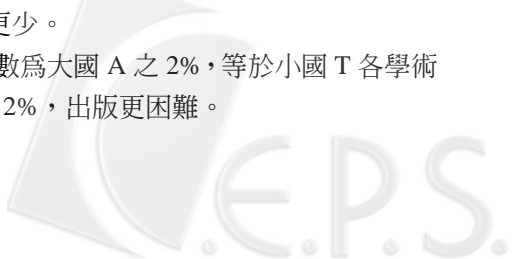
大國 A 有 10,000 社會學家，每人 3 項專長，20 大領域各有 1500 學者，200 小領域各 150 學者。

小國 T 僅有 200 社會學家，20 大領域各僅 30 學者。200 小領域各僅 3 學者。均各僅大國 A 之 2%。

若兩國社會科學歷史一樣悠久，即使小國 T 學者的平均研究能力及成果數量與大國 A 相同，每一領域能累積的本土研究成果也僅是大國 A 的 2%。從事研究時，參考資料僅為大國 A 的 2%。

如果小國 T 的社會科學起步顯著晚於大國 A，則小國 T 的歷年研究成果累積將比大國 A 的 2% 更少。

小國 T 各大小領域學者人數為大國 A 之 2%，等於小國 T 各學術領域之出版市場僅為大國 A 之 2%，出版更困難。





### 經驗參照 2-3-1：

葉秀珍與陳寬政（1998）分析臺灣社會學界人口與研究出版數量。他們發現歷年人均生產力有劇烈起伏，反映「社群規模太小」。

章英華、黃毅志、呂寶靜（2000）指出臺灣社會學期刊因稿源不足而發生出刊不穩定現象。

臺灣社會學界對個別領域的檢討反省，幾乎都會提到研究人員數目太少，而且直到 1970 或 1980 年代才開始有本土研究出現（瞿海源 1996；許嘉猷 1996；高承恕、謝國雄 1996；依慶春、呂玉瑕 1996；陳杏枝 1999）。

蘇國賢（2004）統計指出，臺灣社會學論文引用文獻多為英文，平均每篇僅引用中文文獻 13.2 項，不足英文文獻之半。蘇國賢認為臺灣社會學家蓄意避免競爭，避免互相引用。本文無法檢證蘇國賢所謂蓄意是否為真。但必須指出，即使臺灣學者熱心要彼此引用，可引用的中文文獻也很有限。

### 推論 2-4（小國本土研究品質偏低推論）

依據 推論 2-2（小國原創學者人數偏少推論）

推論 2-3（小國本土研究數量偏少推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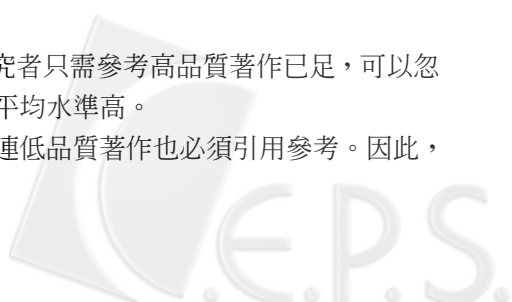
我們可以推論：

小國社會科學界原創學者偏少，甚至許多領域完全沒有原創學者。與政治、社會、經濟、學術歷史等條件相當的大國相比，小國研究者較難得到同行原創學者的切磋討論，因此降低研究效率，減少創意出現之可能，增加研究失誤。

小國社會科學界可參考之本土研究著作遠少於大國，研究效率低於大國。

大國學界參考著作多，研究者只需參考高品質著作已足，可以忽略低品質著作。因此引用資料平均水準高。

小國學界參考著作偏少，連低品質著作也必須引用參考。因此，



引用文獻平均品質低於大國。甚至因為參考文獻不足，較可能被迫作臆測。

綜合上述，與大國相比，缺乏同行原創學者的切磋討論，缺乏參考資料，尤其優秀參考資料，使小國社會科學的研究水準低於大國。當各方條件相近時，小國與大國的學界規模差距愈大，本土研究的平均品質差距愈大。

在前述不利條件下，即使是小國的原創學者，其創造力也比大國原創學者更難發揮。

#### 模擬 2-4-1：

大國 A 每小領域有 150 學者，其中 15 原創學者，60 演伸學者。因此，大多數本土研究領域都有幾位原創學者與許多演伸學者。

小國 T 每小領域平均僅 3 學者，其中原創學者僅 0.3，演伸學者僅 1.2。故大多數本土研究領域不僅參考資料不足，且沒有原創學者可以切磋。即使原創學者也孤掌難鳴。

#### 經驗參照 2-4-1：

論者或謂，歐洲國家規模小於美國，但某些學術領域的發展遠優於美國。因此本推論不合事實。作者答覆是，此處討論的是平均趨勢。平均趨勢並不否認某些極端值的存在。極端值的存在也不能否定平均趨勢。大國學界的研究累積平均而言佔優勢，並不表示大國在每一領域都優於小國。同理，小國即使在少數領域優於大國，也不表示小國在多數領域優於大國。

#### 經驗參照 2-4-2：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第 70 卷第 2 期共刊出 7 篇論文，共引用參考文獻 814 項。其中 2 項是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平均每篇作品引用文獻 116.3 項，其中 0.3 項是博士論文。

《臺灣社會學刊》第 33 期所刊論文、研究議題、研究紀要共 5 篇，引用參考文獻共 304 項，其中 249 項英文（包括中譯），僅 55 項

中文。中文文獻裡，9 項是未出版的碩士論文，4 項是未出版的會議報告、計畫報告、口頭報告等。平均每篇作品引用 60.8 項文獻。其中僅 11 項中文，其中 2.6 項是未出版的碩士論文或報告，佔中文文獻 23.6%。

上述隨機比較可見，《臺灣社會學刊》論文所引用文獻數目平均僅 ASR 之半強，中文文獻數更僅 ASR 英文文獻數十分之一。可見中文學界材料遠比英文學界缺乏。中文文獻且包括高比例之未出版碩士論文或報告，為 ASR 所無。反映臺灣學界本土參考文獻偏少，素質偏低。

論者或謂，臺灣許多碩士論文的水準高於國外一般碩士論文，值得參考引用。作者答覆是，美國也同樣有非常優秀的博碩士論文。美國學者之所以很少引用這些優秀博碩士論文，理由正在於教授們的著作汗牛充棟，已可滿足參考需求，而且公信力更高。通常沒有必要、也沒有時間去閱讀未出版的博碩士論文。臺灣學者少，研究著作也少，為了增加文獻累積，我們確實應該鼓勵優秀博碩士論文改寫出版為專書或期刊論文。

### 推論 2-5 (小國學界缺乏本土問題意識推論)

- 依據 推論 2-2 (小國原創學者人數偏少推論)  
 推論 2-4 (小國本土研究品質偏低推論)  
 預設 D (學術外來假定)  
 預設 E (國情異同並存假定)

我們可以推論：

西方大國學者絕大多數也無力參與問題意識形成與典範創新。但大國學界各大小領域都有些原創學者，透過原創學者間的切磋與競爭，可以帶動針對本土社會現實的問題意識形成與典範創新。

小國學界各領域原創學者太少，無法形成有效的討論社群，難以帶動本土研究的問題意識形成與典範創新。因此，本土研究傾向於沿



用外來的問題意識與典範。研究重點在於依據外國理論來詮釋本土社會現象，至多從事外來理論的變項微調，極少挑戰外來理論與典範。

外來理論與典範不足以涵蓋小國的社會現象。因此，小國社會科學界理解本土社會現象的能力，遠低於大國學界。

#### 經驗參照 2-5-1：

葉啓政（2003）認為，臺灣許多學者「對話的參照對象卻始終只是一向熟悉之相對應的西方社會學論述……而這一切與他所生活的臺灣社會……基本上是毫無瓜葛的」。類似意見亦見（陳光興、錢永祥 2004；葉啓政 2004；瞿宛文 2004；顏崑陽 2004）。瞿海源也認為臺灣的社會學研究，「在本土理論的建構上還沒有突破性的成就」（1998）。

陳杏枝（1999）指出，臺灣宗教社會學有兩大缺失，一是「過度依賴西方理論而模糊了研究觀察的焦點」，二是「缺乏對本土歷史的關照」。

本文同意上引臺灣學界的自我批評。但必須指出，問題根源可能不是臺灣學者特別不長進，而在學界規模太小。當然，隨著時間過去，臺灣學界的成果會逐漸增加。可是大國也一樣繼續累積。因此小國的劣勢不會隨時間而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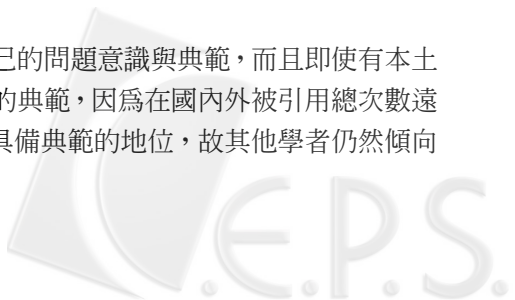
即使規模遠大於臺灣的日本社會科學界，其實也有與臺灣小國類似的困擾。東京大學政治學教授豬口孝批評日本學界，「所採用的觀念大多是由歐美歷史發展中所產生的」（豬口孝 1994:217）。

#### 推論 2-6（小國學界拒絕本土問題意識與典範推論）

依據 推論 2-5（小國學界缺乏本土問題意識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小國學界不僅難以創造自己的問題意識與典範，而且即使有本土原創學者創造出更適用於本土的典範，因為在國內外被引用總次數遠低於外來典範，難以被承認為具備典範的地位，故其他學者仍然傾向



於接受外來學說，忽視或拒絕本土原創學者的成果。

小國原創學者自創典範時，極可能跨越外來的既有領域劃分，與既有領域劃分格格不入。因此，不被各領域視為同行，而使學界易於忽視其研究成果。

因此，在小國學界，費力從事本土典範創新而著作較少的原創學者不見得獲得較高學術聲望。套用外來典範而著作數量多的演伸學者反而可能聲望較高。

本土現象的研究，經常沒有外來典範可以依循。原創研究者必須成為自創典範或議題的研究先驅。不僅研究較為費力，而且與套用外來既成典範的演伸研究相比，本土先驅研究的成果經常顯得比較粗糙，較不易得到同行的肯定。因此，小國學界形同鼓勵學者依循、演伸外來典範，而非針對本土議題進行原創研究。

#### 經驗參照 2-6-1：

社會學史上常被忽略的問題之一是，為何後世公認的古典社會學理論大師都出自十九世紀英、法、德等歐洲大國，而非西歐小國或美國？

多數人同意，古典社會學的起源，相當程度是對十九世紀前後西方社會巨變的知識反省。但這些巨變不僅發生在英法德等大國，也發生在美國與其他西歐小國。如果社會巨變刺激社會學發展，為何大師集中在當日西歐大國，而不出現在社經條件相近的美國與西歐小國？

我相信國家資源配置、學術傳承、制度等應該有影響。例如，當時美國還年輕，缺乏歐洲中古以來的大學傳統；即使社會變遷劇烈，學術反應可能較不成熟。但國家規模因素也不容忽略。義大利與西班牙等南歐國家社會經濟發展較遲，暫且不論。就當時社會經濟條件相近的西歐國家而論，1901 年英國人口（不包括愛爾蘭島）3700 萬，法國 3845 萬，1900 年德國人口 5637 萬，丹麥 245 萬，比利時 669 萬，挪威 224 萬，瑞典 514 萬，1899 年荷蘭人口 510 萬（Mitchell 1976:



19-24)。易言之，西歐各國社經條件相近，但所謂大師都出自當時大國。當然，大國學者本就多於小國，大師多一點也很正常。然而，前列西歐小國人口總和約 2162 萬，超過法國之半。但大師出現的總頻率顯然遠低於英、法、德等大國各自之半。荷蘭、瑞典等小國學者，難道都對社會巨變視若無睹，或者著述水準真的比較差嗎？當時萌芽階段的社會科學，觀念創新遠比資料累積更關鍵。小國學者在本土資料上的不利遠不如今日嚴重。美國或許大學傳統較短。但西歐各國都有古老大學，學者通曉數種大國語文，在吸收新知與觀念創新能力上，小國與大國學者應該相距不遠。但不僅百年前小國學者出頭者少。百年後仍如此。2000 年人口，英國 5952 萬，法國 5938 萬，德國 8219 萬，比利時 1026 萬，荷蘭 1591 萬，丹麥 534 萬，挪威 449 萬，瑞典 892 萬（U.S. Census Bureau 2004: 841-3）。前列英法德以外小國人口合計 5492 萬，已趨近英國或法國人口。但小國學者在國際社會科學界出頭者總數仍遠少於英法德等任一國。作者不禁懷疑，荷蘭、瑞典等小國不是沒有傑出學者。他們在國際學界不出名，不是因為品質太低，而是因為小國學界影響力不及大國，以致於被忽略。小國學者普遍學習大國語言，常會閱讀、引用大國著作。大國學者極少學習小國語言，難以閱讀、引用小國著作。易言之，同樣是原創學者，有大國學界作為討論社群，或以大國語言寫作者，引用與對話者較多，比較容易被承認為大師。不僅被本國同行肯定，而且因此也被國際學界肯定。小國原創學者若以小國語言寫作，對話與引用者少，沒有幾個本國同行可以來肯定他是大師，遑論有語言隔閡或社會差異的大國同行。即使能力與素質相近，小國原創學者就是比大國學者出頭不易。這是小國學者頭上的玻璃天花板。也是社會科學名師集中於大國的原因之一。

社會學萌芽時期大國原創學者較可能出頭的現象，不僅奠定了英、法、德等大國在社會學理論上的優勢地位，而且造福這幾個國家的後世學者。過去學術領先的國家，由於學術傳承，當然可能使其後

世學者的訓練薰陶優於社經條件相近的他國學者。因此，今日英、法、德國社會學理論的優勢地位或許可以部分用學術傳承來解釋。但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經過整整一百年，三四個世代，其他西歐小國出現國際公認理論大師的頻率遠低於人口比例，難道不惹人猜疑嗎？即使所謂歐洲思想家比美國思想家深刻的說法居然成立（其實我不相信），也只能解釋何以臺灣學者崇拜歐洲理論而輕視美國理論界，卻無法解釋為何西歐小國學者很少被國際學界認定為大師。臺灣學界何以只翻譯英國、法國、德國大師的著作，卻不去翻譯瑞典文、荷蘭文頂尖著作？西歐小國學者能夠閱讀英法德文者很普遍，歷史與社經條件相似，說他們思考水準一定比英法德國人膚淺，恐怕說不通。作者懷疑，英法德國理論學者今日的優勢，其實只有小部分真正來自訓練傳承。更大部分可能在於先人因規模所助而來的學術光輝，賦予其後世學界繼承而來的聲望，繼續幫助其頂尖學者被國際學界肯定。西歐小國學者不僅缺乏這歷史聲望遺產，而且因為關心議題與大國有異，本國討論與引用社群偏小，即使原創力豐富，也很難引起國際學界注意。德國學者以德文研究德國，只要被德國學界肯定，就可以被國際學界肯定、翻譯。但是瑞典學者以瑞典文研究瑞典社會，即使被瑞典學界肯定，通常也不會得到國際學界注意、翻譯。這還是有諾貝爾獎光環的瑞典！其他小國更不必說。

提到語言，我們當然必須考慮國界與語言疆界不一致的現象。德語民族並不限於德國境內。英語更是許多國家的官定語言。中文是臺灣、香港、中國共通的語言。我們可以想像，不同國家而共享語言的學術社群之間會有密切的學術交流，甚至形成跨國社群。在相當程度上，這形同擴大學界規模。因此可以某種程度彌補小國學界規模偏小的不利。但這藉由跨國社群克服規模限制的作用，可能在自然科學遠大於社會科學；社會科學裡，在理論領域可能高於現實議題領域。社會科學不論如何全球化，不可能全然不研究本地特有的現實議題。這些議題可能是同語言的鄰國多數學者不關心，也不會引用的。他們也

許可以被邀請來幫忙評量小國學者的著作，提高小國學術評量的水準，但可能毫無興趣參與討論小國特有議題。例如，大英帝國遺留在香港的印度後裔在全球印度裔商業網絡上的角色，對香港學者而言可能是重要議題。但臺灣與大陸學者可能毫無興趣。因此，研究小國特有議題的學者，不論水準多高，可能發現自己仍然是跨國學術社群中的孤鳥，得到引用與肯定的機會遠小於研究大國議題或跨國議題的學者。論者或謂，研究本土議題不表示要理論孤立，議題在地化與理論國際化應該齊頭並進。但事實上，不管對理論的興趣強烈到何程度，在時間有限的前提下，一般學者在選擇讀物時，不可能不考慮對主題是否有興趣吧？研究地方議題的小國學者，要吸引同語言的他國學者注意仍然相對困難。現在許多小國的學術刊物接受英文稿件，甚至完全使用英文，希望吸引國際學界注意。包括過去學術領先的德國都出現這現象。但小國出版即使使用英文，只要是研究本土議題，恐怕仍然不易引起國際學界注意。徒然使本國學者之間必須使用英文來討論本土問題罷了。

由上述話題引發而來的，是小國學者藉由使用大國語言來討論大國學界議題，以便突破小國學界玻璃天花板的現象。匈牙利的 Georg Lukacs 以德文寫作與匈牙利沒有直接關連的議題而留名馬克斯學界。瑞典的 Richard Swedberg 以英文從事與瑞典無直接關連的研究而在國際經濟社會學界出頭。難道不正是看穿了小國學者頭上的玻璃天花板嗎？

反過來說，小國原創學者，如果堅持以本國語言討論本國議題，甚至創新典範，不僅不會被國際學界注意、引用，連本國同行都會因為他沒有被國際學界引用而認為他不如外國專家！而且，不論研究何種本土議題，不論典範創造如何出色，不論引用國外文獻有無實際助益，只要沒有引用國外文獻就是不對！就是沒有理論基礎！

作者此處所論，重點並不在學者是否要以追求國際聲望作為目標。學者個人聲望事小，但小國學界無力培育本土典範來理解本土社



會，甚至拒絕本土典範，盲目相信國際上引用較普遍的外來典範必然優於引用較少的本土典範，以將外來典範濫套於本土現象為能事，才是真正嚴重的問題。

### 推論 2-7 (小國學界相互引用偏少推論)

依據 推論 2-1 (小國學界同行人數偏少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小國學界每一領域研究者極少。著作出版後，缺乏同行相互引用。論文與專書被引用機會遠低於大國學界。

模擬 2-7-1：

大國 A 每小領域有 150 學者。著作出版後，有 150 個同行參考引用。

小國 T 每小領域僅有 3 研究者。著作出版後，參考引用者極少。

經驗參照 2-7-1：

陳巨擘 (2004) 指出臺灣社會學專書出版後罕獲學界迴響。蘇國賢 (2004) 統計指出臺灣社會學界相互引用率低。不僅引用英文文獻倍於中文以上；且引用的中文文獻裡，非社會學著作為社會學著作之加倍。蘇國賢雖提到學界規模偏小，但似乎認為引用率低是因為臺灣學者為避免同行競爭而蓄意不相互引用。葉啟政 (2003) 與黃厚銘 (2004) 也傾向於將「自成一家」，「不互相來往」的現象歸因於學者們的認知與態度。本文無法檢證所謂蓄意迴避的說法是否為真。但必須指出，不論有無上述現象，學界規模偏小的必然後果是，可引用的同行而又品質良好的參考文獻太少。引用非同行著作，極可能是不得已，而非偏好。章英華 (2000) 曾認為，臺灣學界各專門領域的研究累積不足與品質不夠，是相互引用偏少的原因，所見與本文較接近。亦見 (章英華、黃毅志、呂寶靜 2000)。



### 推論 2-8 (小國學術著作影響力兩極化推論)

依據 推論 2-1 (小國學界同行人數偏少推論)

推論 2-7 (小國學界相互引用偏少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大國學者若發表原創著作，將引起眾多同行注意，引發學界後續研究。或者引伸其觀點，或者將其付諸經驗檢證。不論其觀點最終是否得到肯定，原創著作對相關領域都會產生顯著影響。

大國原創著作極可能引發討論與研究。若觀點有誤，較可能被後續研究指正。錯誤觀點較不易繼續流傳。

小國學者即使發表原創著作，因同行太少，甚至沒有同行，很難引發討論。因此，也難以影響相關領域發展。

但小國學者著作一旦被注意，由於缺乏同行的後續研究，難以檢證其是否正確。即使觀點錯誤，往往無人指正，極易被當作定論或事實，而被相關領域反覆引用。甚至變成宰制小國學界的錯誤典範或意識形態。

## 三、小國社會科學界對外來理論與概念的理解

### 推論 3-1 (小國學界向外學習品質偏低推論)

依據 推論 2-1 (小國學界同行人數偏少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小國學界規模小，優秀翻譯人才遠少於大國。學術出版市場較小，翻譯稿費較低。翻譯外文著作時，較可能由低素質譯者擔任翻譯。誤譯機會高於大國學界。一旦誤譯，因具備充分評量能力的本行專家少，誤譯被發現而指出修正的機會遠低於大國學界。

因此，小國社會科學界對外來概念與理論的理解，錯誤機會高於大國學界。對某些外來概念或理論，甚至可能因為相沿成習，造成本

地特有的普遍誤解。

推論 3-2 (小國學術自外引介不均衡推論)

依據 推論 2-1 (小國學界同行人數偏少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小國翻譯人才較少，學術出版市場偏小，引介外國學術時，系統化程度遠低於大國，受少數引介者影響深於大國。幾位學者個人的興趣與熱情，就可以帶動某一外來學派在小國一時的風潮，相對影響力遠大於在大國學界。

因此，小國對國際學界的理解低於大國。小國學界比大國學界更可能不均衡的流行某些外來理論。

#### 四、小國社會科學的教學品質

推論 4-1 (小國理論教學偏誤推論)

依據 推論 3-1 (小國學界向外學習品質偏低推論)

推論 3-2 (小國學術自外引介不均衡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小國學界依賴外來理論與概念。由於學生外文閱讀能力低於本國文字，對外來理論的閱讀通常份量與理解力都偏低。即使有翻譯書籍可用，誤譯機會遠大於大國。即使以本土學者著作為教材，因作者極可能已對外來概念、理論有所誤解，學生學到錯誤知識的機會遠高於大國學生。

西方國家之間彼此語言與文化差距較小。西方小國學生閱讀西方大國著作時的困難與誤解少於非西方學生，翻譯時困難也較少。因此西方各國學界之間彼此誤解較少。但只要彼此語言純熟度有異，西方小國的不利也不可能完全消失。



### 經驗參照 4-1-1：

博碩士論文通常粗糙，尤其碩士論文，非不得已應避免引用，這大約是學界常識。臺灣的博碩士論文，卻常因中文資料極端匱乏，不得不引用大批前人的博碩士論文。不僅引用經驗資料，甚至大量引用前人對西方理論的詮釋。理由很簡單，臺灣學生英文閱讀能力普遍低落，以致於無法大量閱讀英文著作，或對自己的英文理解力沒有信心。因此大量引用先前碩士論文的詮釋以為彌補。但這些先前的碩士對英文文獻的解讀能力不一。精彩者或許有，錯誤累累者更多。後學者未必有能力判斷。後果是臺灣的研究生常在無意中以訛傳訛，累積錯誤。

### 推論 4-2（小國本土教材量少質低推論）

依據 推論 2-3（小國本土研究數量偏少推論）

推論 2-4（小國本土研究品質偏低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大國學界本土研究眾多。原創著作已可滿足教學需求，不須採用演伸或平庸著作為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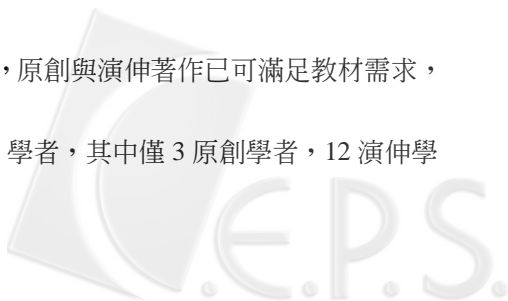
小國本土研究的數量遠少於大國。原創與演伸著作不足以滿足教學需求，平庸著作也必須採用為教材。因此，小國社會科學本土教材平均品質遠低於大國。甚至許多領域罕有本土研究成果可用，只能依賴教師未經嚴謹檢證的臆測。

### 模擬 4-2-1：

大國 A 學界每大領域有 1500 學者，其中 150 為原創學者，600 為演伸學者。每小領域有 150 學者，其中 15 為原創學者，60 為演伸學者。

大國 A 學界不論大小領域，原創與演伸著作已可滿足教材需求，不須使用平庸著作。

小國 T 學界每大領域僅 30 學者，其中僅 3 原創學者，12 演伸學



者。每小領域僅 3 學者，其中原創學者僅 0.3 人，演伸學者僅 1.2 人。多數領域沒有本土原創著作可作教材，甚至演伸著作都極少。大多數題材必須使用平庸著作為教材。甚至許多題材倚賴教師臆測。

#### 經驗參照 4-2-1：

瞿海源對臺灣社會學系所課程的分析發現，核心課程依賴英文教材，缺乏中文教材。對臺灣社會現象依賴口述（1998）。作者以本身教學經驗而言，認為瞿海源使用「口述」一詞乃是溢美，「臆測」比較符合事實。我承認我常明白告訴學生，如此如此重要議題找不到本土相關研究成果可以引用，只能依據我有限的知識來臆測推論。

#### 推論 4-3（小國社會科學教學脫離現實推論）

依據 推論 4-2（小國本土教材量少質低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小國本土教材量少質低，甚至不足以滿足教學舉例的需求。因此，小國社會科學教學不僅充斥外來理論與概念，而且充斥西方大國的例證。學生難以透過教學來理解本土社會。

小國社會科學教學雖然充斥西方大國的例證，但多數非西方學生對西方社會缺乏直接生活經驗，難以真正理解課堂上討論的西方社會。

非西方小國社會科學的教學，既不能使學生理解本土社會，也不能使學生理解西方社會。社會科學教育經常脫離現實，成為空洞的文字記誦。

#### 推論 4-4（小國社會科學教學量少質低推論）

依據 推論 3-1（小國學界向外學習品質偏低推論）

推論 3-2（小國學術自外引介不均衡推論）

推論 4-1（小國理論教學偏誤推論）

推論 4-2（小國本土教材量少質低推論）

推論 4-3（小國社會科學教學脫離現實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小國許多學術領域沒有適當本土著作或譯著可作教材，只能依賴外文教材。學生閱讀速度緩慢，學習內容偏少。理解力不足，極易誤解。

一般學生外文閱讀困難，多數學生逃避閱讀外文教材。且外文教材價格偏高，學生購買意願低。上課採用外文教材經常流於形式，形同沒有指定教材。結果是小國學生所讀教材少於大國學生。

小國學界，外文著作的翻譯，不僅量少，且平均品質低於大國之翻譯。正確程度與可讀性偏低，以之為教材時，閱讀緩慢而易生誤解。

小國本土教材數量不足，平均品質低於大國，教學效果較差，易生誤解。

小國許多議題沒有本土研究著作，沒有教材可用。

小國教材脫離現實，不易引發學生興趣與理解。

綜合上述，小國的社會科學教學，學生外文閱讀能力偏低，本土教材量少質低。上課偏重於教師口授、臆測，或學生之間缺乏充分閱讀準備的無效討論。教學品質低於各方條件相近的大國。這未必指小國師生特別不用功，而是教材不足使用功效率偏低。

西方小國與西方大國語言差異較小，因而在理論學習上可能比非西方小國有利。但西方小國本土研究成果與教材也遠少於大國。有關本土現象的教學與非西方小國一樣不利。

#### 推論 4-5 (小國社會科學教學怠惰趨勢推論)

依據 推論 4-4 (小國社會科學教學量少質低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由於學生外文閱讀能力偏低，本土適當教材難得，小國社會科學教學品質低於大國。上課內容知識密度偏低，脫離現實，較不易引發學生興趣。其他條件相近時，小國學生比大國相同素質的學生更易怠惰。小國社會科學教師執行教學紀律，遠比大國教師困難費力。因此，

比大國相等水準學校的教師更不得不容忍學生怠惰。

小國可讀之書偏少。因此，小國社會科學教學與考試，比大國更傾向依賴課堂筆記，而非讀書或研究。

#### 推論 4-6 (小國社會科學畢業生平均素質偏低推論)

依據 推論 4-3 (小國社會科學教學脫離現實推論)

推論 4-4 (小國社會科學教學量少質低推論)

推論 4-5 (小國社會科學教學怠惰趨勢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小國大學社會科學教學內容少於各方條件相近的大國，教學品質偏低。畢業生平均學習內容少於大國學生，平均專業知識低於大國學生，比大國學生更不瞭解自己的社會。

小國社會科學學生即使格外用功者，因外文閱讀能力限制、本土原創著作缺乏、大學教學量少質低等限制，其平均學習成果仍低於各方條件相近之大國的同等用功學生。

必須強調的是，本推論涉及「平均」品質，而非個人品質。平均數與個體值是兩件事。小國社會科學畢業生平均品質低於大國，這並不表示小國所有畢業生的水準都低於大國所有畢業生。

在跨越語言差異的共同基礎知識學習上，西方小國的不利可能遠少於非西方小國。但本土研究成果與教材遠少於大國的現實，也勢將使西方小國畢業生對本土社會的理解低於西方大國畢業生。

#### 推論 4-7 (小國政府官員與專業人員知識水準偏低推論)

依據 推論 4-6 (小國社會科學畢業生平均素質偏低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小國大學社會科學畢業的政府官員與專業人員，因在校學習內容偏少而品質偏低，其平均專業知識水準低於各方條件相近之大國的同行人，比大國同行更不瞭解自己的社會。



#### 推論 4-8 (小國對外國與國際事務理解偏低推論)

依據 推論 2-3 (小國本土研究數量偏少推論)

推論 4-4 (小國社會科學教學量少質低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小國研究人力有限。可用於研究外國與國際事務的人力也偏少。因此，與各方條件相近的大國相比，小國學界對外國與國際事務的理解偏低，且依賴大國學界的著作。

非西方小國學生外文閱讀能力普遍偏低，難以閱讀有關外國與國際事務的外文著作，又缺乏相關的本國著作可以閱讀。因此，小國社會科學學生對外國與國際事務的理解，低於相等水準的大國學生。

小國大學畢業的政治人物、文官、新聞人員、商人等對外國與國際事務的理解，平均低於大國相關人員。非英語小國彼此之間缺乏相互瞭解的直接學術、新聞媒介，依賴大國學界與新聞界作為中介。

經驗參照 4-8-1：

美國是臺灣最重要的盟邦，但有關美國社會、政治的中文著作極少。臺灣社會大眾與政治人物對美國的理解，基於嚴謹知識者少，透過電視與電影獲得的刻板印象多。

與臺灣關係最密切的鄰國是日本與南韓。但有關日、韓的中文資料遠少於英文資料。臺灣學界要理解日、韓，通常要透過美國學者的著作。

晚近臺灣社會科學界開始注重大陸與東南亞研究。但相關領域臺灣學者的著作遠少於外國學者。研究時可引用的本國著作遠少於英文著作。易言之，臺灣學者極難在相關領域建立臺灣的觀點。

臺灣學界研究大陸與東南亞時，因可用人力偏少，高比例學者投入與臺灣有立即利害關係的議題，例如臺商、外國勞工、跨國婚姻、兩岸貿易等。其他議題研究者比例偏低。關心領域顯著比美、日等大國學界狹窄。





臺灣學界、政界、新聞界缺乏有關東南亞的中文著作與新聞報導可以參考，只能仰賴英文學術著作與新聞媒體。

臺灣的生存遠比多數國家更受國際因素影響。對國際事務瞭解不足，是國家的危機。

## 五、小國社會科學界的評量能力

在討論小國社會科學界的評量能力之前，除了引用前面三節的預設與推論之外，我們還需要引進數項與學術評量有關，但與學界規模無關的預設，作為討論的出發點。

預設 F（學術評量不準確假定）：

學者間個別專長、意識形態、理論、方法、能力等各方面的歧異，導致學者之間相互評量不易。每種評量方式都可能有偏差。沒有任何評量方式是完全公正有效而沒有爭議。

預設 G（評量者優秀同行為佳假定）：

在學術評量不準確前提下，由優秀同行學者擔任評審，相較於由低素質學者或外行學者擔任評審，前者評量結果平均而言較為精確可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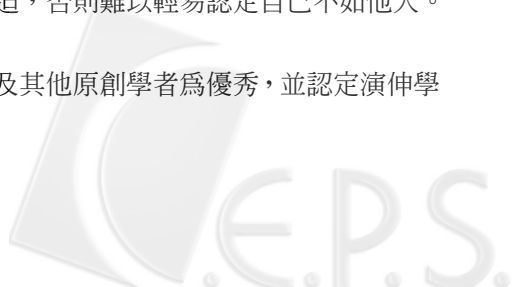
預設 H（評量者多數為佳假定）：

由於學術評量不準確，則評量方式愈多元，參與評量的優秀同行愈多，愈可能降低評量發生錯誤的機會，提高評量公信力。

預設 I（學者自我肯定假定）

常人在心理上難以否定自己。學者也難以否定自己的學術品質。除非被學界輿論或公認事實所迫，否則難以輕易認定自己不如他人。因此：

原創學者容易肯定自己以及其他原創學者為優秀，並認定演伸學者與平庸學者為不如自己。



演伸學者難以肯定原創學者比自己優秀，因此傾向於將原創學者與自己都評為優秀。但會認定平庸學者為不如自己。

平庸學者難以肯定原創學者與演伸學者比自己優秀，因此傾向於認定彼此都一樣優秀。

本假定比古諺「文人相輕」更溫和。我們並不假設學者必然看輕他人，僅假設學者難以否定自己。

#### 預設 J（評量輿論形成假定）

在民主社會裡，學術評量是輿論形成過程，與評量者的素質及人數相關。

被評量為演伸或平庸的學者會抗拒此種評量，而傾向於認定自己至少與別人一樣優秀。因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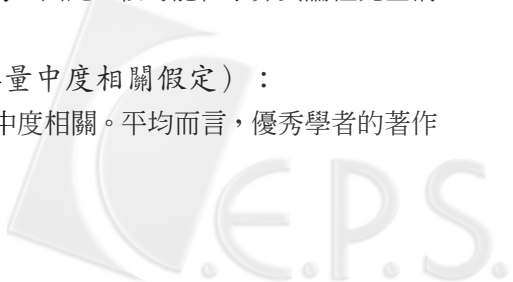
只有當原創學者的人數達到某種臨界數量以上，相互支持，才能掌握學界總體或各自領域發言權，而將原創學者的評量標準施加於學界總體或各自領域，而使原創學者、演伸學者、與平庸學者的區分被學界接受或默認。

若原創學者的人數未達某種臨界數量以上，孤掌難鳴，無法掌握學界總體或各自領域發言權，則可能使發言權落入人數較眾的演伸學者之手。其評量標準將是演伸學者的標準，認定自己與原創學者同等優秀。因此，較可能在學界輿論裡消除原創學者與演伸學者之間的品質差異認定。

若原創學者與演伸學者的人數都未達某種臨界數量以上，人少勢孤，無法掌握學界總體或各自領域發言權，則可能使發言權落入人數較眾的平庸學者之手。其評量標準將是平庸學者的標準，認定自己與原創學者、演伸學者都同等優秀。因此，較可能在學界輿論裡完全消除學者之間的品質差異認定。

#### 預設 K（學術著作質與量中度相關假定）：

學者著作的質與量之間有中度相關。平均而言，優秀學者的著作



多於低素質學者。但質與量的相關離完全相關甚遠。因此，在個人層次，有人著作品質高而數量又多。有人品質高但數量少。有人品質低但數量多。有人品質低而數量又少。易言之，單是著作數量並不足以顯示個別學者的品質高低與原創力高低。

基於以上預設，以及前面章節的預設與推論，我們可以推論小國社會科學界的評量制度將會遭遇下列困難：

#### 推論 5-1（小國學界評量能力偏低推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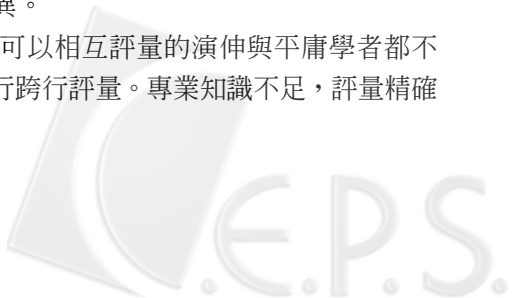
- 依據
- 預設 F（學術評量不準確假定）
  - 預設 G（評量者優秀同行為佳假定）
  - 預設 H（評量者多數為佳假定）
  - 預設 I（學者自我肯定假定）
  - 預設 J（評量輿論形成假定）
- 推論 2-2（小國原創學者人數偏少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大國學界每一大小領域都有相當數目的原創學者與演伸學者。多數聘任、升等、出版、研究計畫審查等評量工作，傾向於由各領域的原創學者與演伸學者擔任。評量能力較高，評量結果較精確。較有能力與意願來明白區分原創學者、演伸學者、平庸學者之間的素質高低。

小國學界各大小領域原創學者太少，許多領域沒有原創學者。多數聘任、升等、出版、研究計畫審查等學術評量工作，較大國更可能由演伸學者與平庸學者來擔任。後果是小國學界評量者的平均素質與評量能力低於大國學界。較無能力與意願來明白區分原創學者、演伸學者、平庸學者之間的品質差異。

小國學界許多領域可能連可以相互評量的演伸與平庸學者都不足，必須依賴其他領域學者進行跨行評量。專業知識不足，評量精確度偏低。



甚至，綜合前述狀況，小國學界不可避免以外行平庸學者擔任學術評量者的現象，進一步降低小國學界評量的精確度。

若有使用共同學術語言而水準又相近的他國學術社群的合作，形成跨國學術社群，則可以藉由聘用他國學者參與評量，以減少小國學界評量人才不足的限制，提高評量能力。

#### 模擬 5-1-1：

大國 A 平均每大領域有 150 原創學者，600 演伸學者。每小領域有 15 原創學者，60 演伸學者。人數充分。重要學術評量工作較可能由本行原創學者擔任，次要者可由本行演伸學者擔任，不須邀請平庸學者或外行學者擔任。

小國 T 平均每大領域僅有 3 原創學者，12 演伸學者。每小領域僅 0.3 原創學者，1.2 演伸學者。各種評量經常沒有本行原創學者可以擔任。評量工作主要依賴演伸學者，甚至不得動員平庸學者或外行學者擔任。因此，小國 T 學界各種評量者的平均素質與評量能力遠不如大國 A。

#### 經驗參照 5-1-1：

章英華（2000）曾檢討臺灣社會學出版與評量的缺陷，並提及規模過小的背景，但未申論兩者關係。葉啟政（2003）與黃厚銘（2004）認為臺灣社會學界的評量過程參雜個人情緒、留美學人意識形態偏見、乃至於權力行使成分，使評量結果有失客觀，甚至「相互凌虐砍殺」。這說法似乎認定問題出在臺灣學者的主觀風氣與行為，而且隱隱認定臺灣學界此等問題比國外嚴重。但與西方學界有所接觸者，應該都聽到西方學界相互評審時無數的不公事例，或至少是當事人不服氣的事例，但絕大多數都未形諸文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自傳曾提到年輕任教時遭到惡意不公的經歷（1999:141-56），是少數有文字可徵引者。曾在國外投稿的學者也應該都知道國外評審之苛刻絕對超出國內期刊評審。當然，國內外各自不愉快經驗並無法用以精確



比較何者更嚴重。本文無法檢證臺灣學界風氣是否比他國惡劣，但必須指出，即使臺灣學者們平均學行不亞於西方大國學者，即使評量態度與西方學者一樣，規模過小仍將導致評量能力偏低。易言之，蓄意不公各國都有，差異可能不大。但客觀評量能力卻是小國遠低於大國。受害者很難心平氣和的將受害原因歸於評量能力不足，卻很容易歸因於蓄意不公。

#### 經驗參照 5-1-2：

臺灣社會科學界不僅難以準確評量學者，連評量學生都很困難。以致於研究生入學依賴筆試，而非資料審查。後果之一是補習教育延伸到研究生入學考試。即使現在局部採納甄試入學，高比例系所的甄試過程仍包含高比重的標準化筆試，反應學者們對於本身資料審查能力的不信任。

#### 經驗參照 5-1-3：

如果中國大陸的政治自由化與經濟成長繼續，社會科學逐漸累積成長，二十年後，中國社會科學水準可能會趨近臺灣。在此條件下，如果臺灣與中國、香港發展密切的社會科學交流，應該可以幫助臺灣社會科學界擴大討論社群，增加外聘評量者，提高學術評量能力。

#### 推論 5-2（小國學術評量不公比大國嚴重推論）

依據 推論 5-1（小國學界評量能力偏低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任何學術界都可能發生評量不公的現象，不論是蓄意或無意。在大國，由於評量較準確，較有公認標準。評量不公發生時，較容易被指認、抵制、修正。因此，促使評量者必須謹慎，節制不公的幅度。

當其他條件相近時，小國學術評量較不準確，較大國缺乏公認標準。不公發生時，較不易被明確認定。抗議不公的人，即使理由正當，也很容易被反指為無理取鬧、個人恩怨或派系鬥爭。行事不公者較不易受到抵制、懲罰。因此，制度上較難節制不公。

另一方面，小國學術評量較不準確，較大國缺乏公認標準。即使評審公正，被評為平庸的學者，也較有藉口歸因於不公，而非承認自己品質低落。

### 推論 5-3 (小國學術評量偏重數量推論)

依據 預設 K (學術著作質與量中度相關假定)

推論 5-1 (小國學界評量能力偏低推論)

推論 5-2 (小國學術評量不公比大國嚴重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當其他條件相近時，小國學界由於評量不精確問題比大國嚴重，較難建立對評量的信任。為克服評量困難，減少爭議，比大國學界更依賴量化標準來評量學術成就。

著作數量並不能反映學者品質。但在品質評量困難的小國，量化標準在表面上似乎比質化標準更客觀，更能減少爭議。

因此，當其他條件相近時，小國學界比大國更傾向於忽略學術品質的評比，而注重量的競爭。形同鼓勵學者追求增加出版數量，而非提高品質。

當著作數量成為小國學界普遍評量標準時，即使原創學者被評量時，學界也一樣以著作數量作為標準，而忽略質的評量。抹煞學者間的品質差異認定。

經驗參照 5-3-1：

近年臺灣學界企圖以 SSCI、TSSCI 等量化指標作為學術評量的主要方法，引起激烈爭議，但實際發展仍朝此方向。對於學術行政當局企圖以論文數量作為評量標準的批評，見（葉啓政 2003;2004；瞿宛文 2004；顏崑陽 2004；張苙雲 2004；賴鼎銘 2005；江宜樺 2005；陳伯璋 2005；黃世鑫 2005；李丁讚 2005）。

前引學者對以論文數量作為評量標準的批評誠然都有其見地，本文也都大體同意。但事實上，提倡以論文數量為評量標準的人，也幾

乎都同意單是計量並不是最好辦法，也都同意品質考慮很重要。問題正在於學界規模偏小，使小國學界難以有效評量學者品質。這已是技術上近乎無解的難題。據說柏克萊加州大學的教授升等評審，通常要動用 5-10 評審。有糾紛時更達到二三十位評審（賴鼎銘 2005）。密西根大學社會學系謝宇教授面告，該系升等審查，必須回收至少 6 份評審才能辦理。臺灣社會科學界那一領域能夠找到 6 名或 5-10 名傑出同行來作令人心服的評量？更不要說動員二三十名專家來評斷爭議案件。易言之，臺灣小國缺乏精確評量學者品質的物質基礎。不論是否注重論文數量，都不能解決這品質評量難題。反對過度注重出版數量的人，都強調應該重質不重量。但除了評審要公正之類的空泛道德訓誡之外，其實也提不出具體辦法來克服前述社群太小導致的品質評量困難。這不只是道德問題，更是能力問題。本文認為論戰雙方的主張其實都行不通，但承認我也想不出比雙方更高明的解決辦法。承認問題無解可能是最誠實的態度。但規則總要制訂，學術行政主管必須假裝找到解決方案。我不同意，但可以同情。

#### 推論 5-4（小國學術聲望排名錯亂推論）

依據 推論 5-1（小國學界評量能力偏低推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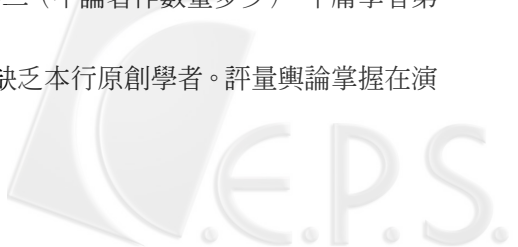
推論 5-3（小國學術評量偏重數量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當其他條件相近時，大國學界每一大小領域都較可能有足夠之本行原創學者來掌握評量輿論，較有能力判斷著作的品質，因此偏向以著作的品質而非數量來評量學者素質。原創學者，不論著作數量多少，都較可能被認定為優於演伸學者與平庸學者。

因此，大國學界的聲望排名，較可能次序是，原創學者第一（不論著作數量多少）、演伸學者第二（不論著作數量多少）、平庸學者第三（不論著作數量多少）。

小國學界每一大小領域都缺乏本行原創學者。評量輿論掌握在演



伸或平庸學者之手。評量者平均素質遠低於大國學界，較無能力與意願來正確評量著作的品質，不得不依賴著作數量來評量學者素質。因此，著作多的學者較易獲得學術聲望與報酬，即使其著作品質可能低於著作較少的學者。

因此，小國學界的聲望排名，較可能次序是，著作多的原創學者第一、著作多的演伸學者第二、著作多的平庸學者第三、著作少的原創學者第四、著作少的演伸學者第五、著作少的平庸學者第六。

因此，在小國社會科學界，著作多的演伸學者與平庸學者，聲望與報酬會高於著作少的原創學者。與大國相反。

#### 模擬 5-4-1：

大國 A 學界每小領域有 150 學者，其中 15 原創學者，60 演伸學者。一位原創學者同時被多位非原創學者評審的機會較低，不易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小國 T 學界每小領域平均僅 3 學者，其中僅 0.3 原創學者，1.2 演伸學者。原創學者被同行原創學者評審的機會趨近於零，更可能是被演伸學者、平庸學者、或不同行學者審查。很容易發生良莠不分，甚至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 經驗參照 5-4-1：

美國社會科學頂尖系所內，聲望高的原創學者固然經常著作等身，但也有些原創學者著作數量遠少於演伸學者。著作較少並不妨礙此等原創學者獲得學界肯定。

John F. Nash 著作遠少於多數經濟學家，卻可以在停止出版後三十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且被西方學界普遍認可。此種全然忽略出版數量的評量輿論，是被迫嚴格遵循數量規則的臺灣學界不可能出現的。

#### 推論 5-5（小國評量制度促使學者降低著作品質推論）

依據 推論 5-3（小國學術評量偏重數量推論）





#### 推論 5-4 (小國學術聲望排名錯亂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當其他條件相近時，與大國相比，小國學界評量能力偏低，偏重著作數量而非品質。著作多的學者聲望較高，報酬多，升等速度較快。且頂尖期刊與出版社的出版評審遠不如大國學界嚴格。因此，小國評量制度比大國更可能促使學者犧牲著作品質以追求著作數量。

即使原創學者所能產生的原創著作也有限。小國學界致力於提高產量的結果，即使原創學者也傾向於將時間精力投注於出版更多演伸著作或甚至平庸著作，而非集中時間精神於較少但較精的原創著作。

## 六、小國社會科學的領導階層

#### 推論 6-1 (小國學界領導階層平均素質低於大國推論)

依據 推論 2-2 (小國原創學者人數偏少推論)

推論 5-1 (小國學界評量能力偏低推論)

推論 5-4 (小國學術聲望排名錯亂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小國具備原創力的優秀學者比例與大國相同，但人數遠少於大國學界，不足以滿足國家學術行政機構、學術基金會、學術社團等學界領導職位的人力需求。因此，必須動用素質較低的學者參與學術領導工作。

小國學術評量較大國不準確，難以有效區分學者素質。因此，低素質學者在小國比在大國更可能獲得學界領導職位。

小國學界領導階層比大國包含更多低素質學者，總體平均素質低於大國。

經驗參照 6-1-1：

美國社會學會 2005 年理事會共有理事 20 名，佔 10,000 社會學家之 0.2%。



臺灣社會學會 2005 年初共有理事 15 名，監事 5 名，共 20 名，佔社會學人口 200 名中之 10%。臺灣學者進入學術社團領導階層的機會是美國學者的 50 倍。

美國與臺灣學者進入國家學術行政主管職位的機會差異可能也與學術社團領導職位差不多。候選人太少，使臺灣學界篩選領導人才的機制遠比美國寬鬆。

### 推論 6-2 (小國學術政策品質偏低推論)

依據 推論 6-1 (小國學界領導階層平均素質低於大國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當其他條件相近時，小國學界領導階層平均素質低於大國。因此，學術眼界與判斷力低於大國，學術政策品質低於大國，研究資源分配效益低於大國，人才篩選能力低於大國。

## 七、人才國際流動對大國與小國的相反影響

第二至六節的推論都假定小國與大國學者平均素質相同，差別僅在人數多寡。但僅僅由於人數較少，我們已推論出，當其他條件相近時，小國學界的平均研究品質、教學品質、學術評量品質、學術領導品質等皆低於大國。

本節繼而考慮小國人才外流的現實，將使我們發現，小國學界的研究與教學水準比前面所推論者更糟。

在推論人才流動的影響之前，我們必須對小國外流人才的品質設定某些預設。

### 預設 L (小國外流人才平均品質偏高假定)：

在政治、社會、經濟發展水準相近的西方國家之間，小國學生到大國留學者遠多於大國學生到小國留學者。非西方學生有意願到西方大國留學者更是普遍。但這意願受到經濟能力、語言能力、學術能力的限制。不論西方或非西方小國，在出國留學意願相同而經濟能力又



相同的學生中，成績較佳者較可能獲得入學許可。因此，就留學意願與經濟能力相同的學生而言，成功出國留學者比申請留學失敗者的素質較高。

外國學生學成後，要留在大國，與當地人進行就業競爭時，通常受到語言能力、國籍與移民法令等的牽制而處於不利境地。往往必須在專業能力上比形式條件相近的當地人較為優秀者方能獲得就業機會。易言之，專業能力較強的留學生較可能留在留學國。

因此，留學生畢業後，雖然留外者與歸國者兩群人都素質高低不齊，但留在留學國者平均專業素質較高。易言之，歸國者平均專業素質較低。

推論 7-1 (人才外流使小國社會科學品質惡化推論)。

依據 預設 C (國際學界能力相近假定)

預設 L (小國外流人才平均品質偏高假定)

我們可以推論：

當其他條件相近時，小國與大國學者平均能力分佈原本相同。

但小國學者有相當數量外流到大國，且外流者平均素質偏高。這現象在非西方小國比西方小國更嚴重。

人才外流使小國學界平均素質降低，使大國學界平均素質提高。

第二至六節所推論之小國社會科學在研究品質、教學品質、評量品質、學術領導品質上，平均低於各方條件相近的大國的現象，因人才外流而更惡化。

## 八、小國社會科學發展策略的反省

前面章節已涉及臺灣學界有關研究、教學、評量的爭議。本節將針對臺灣學界晚近爭議的所謂國際化與研究資源分配等學術發展政策進行理論推演。

推論 8-1 (小國社會科學本土研究英語學程實施困難推論)

依據 推論 4-4（小國社會科學教學量少質低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非英語小國大學社會科學，若對本國學生施以英語授課，學生理解力低。授課效果必然低於以本國語言授課。

非英語小國本土研究多以本國語文出版。若以此等著作為教材，則英語授課勢必要求閱讀本國語文教材，但卻以英語討論。對英語程度不佳之本國學生而言，實務上不可行。

若以英文出版之本土研究為教材，則數量少，選擇性低，無法滿足認真教學之需要。可能結果是閱讀量極低，且教材平均品質偏低。極可能是新聞報導多於學術研究。

即使對英語流利之外國留學生施以英語授課，本土研究教材不論以英文或本國語文出版者，數量不足，選擇性低的問題依然存在。教學水準遠低於各方條件相近之大國學界。

因此，非英語小國大學社會科學，有關本土的教學水準本已低於大國，所謂英語教學學程通常水準更低落。實務上極難執行。

在理論性課程上，英語小國應該不比美國等大國不利。但在有關本土研究的學程上，英語小國也同樣有本土研究教材缺乏的困境。

經驗參照 8-1-1：

暫且不論本土研究教學，僅就一般基本訓練而言，臺灣社會科學教學的矛盾是，中文教材不足，全然依賴中文教材形同採納低水準教學。英文教材很多，但臺灣學生英文閱讀能力低落，採納英文教材則閱讀進度緩慢。而且多數學生逃避閱讀英文，私下盡量以水準參差的中文材料取代，多數教師也不願費力督促學生閱讀英文教材。因此經常形同沒有指定教材，考試只要背背筆記即可應付。

總之，臺灣學生連英文閱讀都有問題，遑論聽寫。在中學英文教學水準提高之前，大學社會科學的所謂英語學程或英語授課通常只是自欺欺人。



以臺灣小國學術現況，大學不可能不兼採中英文教材，尤其研究所教學。在學生英文程度偏低而改善無期的現實下，英文教學與使用的目標必須踏實。

多數臺灣學生並不會出國留學，與外國人面對面談話機會也很有限。少數人需要英語說寫，讓他們自行選課學習即可，不應該成爲學校普遍教學重點。事實上，以臺灣的非母語環境，要想使多數學生學會英語聽講很困難。所謂英語村之類的活動，娛樂與噱頭意義大於實際效果。如果在所謂英語環境生活一星期就可以學會講英語，爲何多數臺灣留學生在美國生活幾年後英語仍然很原始？臺灣英語教學的重點不應該是培養聽講能力，而應該在培養英文閱讀能力。

臺灣的生存依賴國際經濟與政治，需要不斷從國外吸收新知。因此，多數學生真正需要的，不是英語說寫能力，而是英文閱讀能力。與其不切實際的幻想培養學生的英文說寫能力，不如認真督促多數學生養成閱讀英文的習慣與能力。這並不需要所謂英語教學或英語學程，需要的只是老師認真督促學生確實閱讀一般課程的英文教材。我們需要的不是包裝華麗的課程，而是認真的老師。不僅教學認真，而且認真考核學生閱讀。

論者或謂，西方國家的大學教授並不管學生如何讀書，監督學生用功不是大學教授的工作。問題是，我們不是學術成熟的西方國家。面對非西方小國的問題，必須有非西方小國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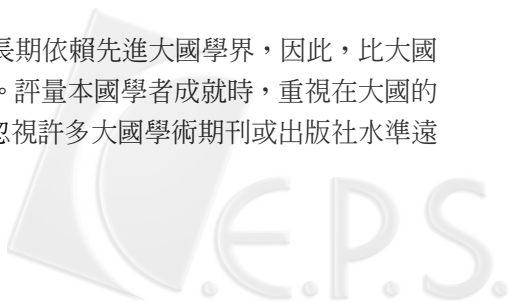
推論 8-2 (小國學界迷信國外出版推論)

依據 預設 D (學術外來假定)

推論 5-1 (小國學界評量能力偏低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小國學術評量不精確，且長期依賴先進大國學界，因此，比大國更依賴外國標準作爲評量依據。評量本國學者成就時，重視在大國的出版甚於在國內的出版。甚至忽視許多大國學術期刊或出版社水準遠



低於本國頂尖期刊與出版社的事實，鼓勵學者在國外出版，並獎勵在國外發表著作的學者，而不考慮其著作品質高低或期刊與出版社的聲望，更不考慮此等著作在大國學界的影響力高低。

經驗參照 8-2-1：

近年臺灣學界極力獎勵英文出版，卻極少將英文期刊與出版社水準列入給獎評審考慮（賴鼎銘 2005；郭明政 2005；陳伯璋 2005）。賴鼎銘（2005）指出，1993-2003 年間臺灣學者國外投稿論文數排名世界第 21 名，但每篇論文平均被引用次數居世界第 96 名。

有關臺灣學界採納 SSCI 作為評量標準的過程，以及東亞各國普遍相同趨勢的討論，見陳光興、錢永祥（2004）。陳光興與錢永祥傾向於將這現象歸諸於冷戰結束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美國學術聲望獨霸。這現象不在本文討論之列。本文論點是，不論上述背景是否成立，小國學界評量困難都會獨立產生作用，將評量制度推向尊崇西方大國。有關此一趨勢的反省討論，亦見（葉啓政 2003; 2004；瞿宛文 2004；顏崑陽 2004；賴鼎銘 2005；黃厚銘 2005；郭明政 2005；陳伯璋 2005）。臺灣經濟學界努力以英文出版為評量標準的努力，可見（許松根 1999；曹添旺、賴景昌、張峰嘉 2002）。有關國外引文索引來源的討論，見（蔡明月 2005）。

臺灣理工學界的英文出版潮流走在社會科學之前。但可能也是量的擴張遠多於質的提升，以致於臺灣理工學界英文出版的引用率低到引起國際學界訕笑（曾孝明 2001; 2004）。臺灣社會科學界的英文出版比理工學界更困難，更需要反省。

推論 8-3(小國學者國外出版不利於本土研究與教學推論)

依據 推論 2-2 (小國原創學者人數偏少推論)

推論 2-3 (小國本土研究數量偏少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小國鼓勵學者在大國出版。但受限於語文能力、關心議題歧異、



以及小國原創學者人數遠少於西方大國的事實，小國學者能夠與西方大國原創學者競爭，而在國外頂尖社會科學期刊或出版社發表著作，極為罕見。

因此，小國學者在國外出版者，絕大多數不是在頂尖期刊或出版社。在國際學術界的聲望、引用率、與影響力也偏低。

但為在國外出版，小國學者通常被迫依循大國的研究議題，忽略本土議題。因此，使原本人力不足的本土議題更缺乏研究人力。

小國本土教材缺乏。小國學者追求在國外出版，使本國學生更缺乏本國語文的參考資料，進一步妨礙教學水準的提升。

#### 經驗參照 8-3-1：

蘇國賢（2004）統計發現，「發表 SSCI 越多的學者，其中文作品被引用的機率越低」。原因在於，投入 SSCI 的學者所關懷的問題多是特定西方典範下的細微問題，與一般臺灣學者關懷的本土問題有異。蘇國賢亦發現，臺灣社會學家在 SSCI 出版而被引用次數前十名的論文，無一與臺灣有關。

小國學界在善用有限本土研究人力與參與國際學術累積二者之間，平衡點何在，自然見仁見智。民主國家學界大概無人有權威可以規定何者才是正確目標。本文以為，小國學者若能在西方頂尖期刊或出版社出版，不僅對國際學界有貢獻，而且對個人與國家學術聲望有益。即使此種研究很不幸的經常對理解小國本土議題無益，至少有前述收穫可為補償。但若出版於引用率與影響力偏低的次要外文期刊與出版社，甚至三流期刊與出版社，則在國際學界其實難有影響與聲望可言。反而徒然遷就西方學界議題，減少對本土議題的關注，減少學生可用的中文教材，而且減少公共政策討論所需的本土研究資料。為所謂英文出版之虛名，浪擲寶貴的本土研究人力，妨礙中文學術累積，絕對不值得鼓勵。為莫名其妙的 SSCI 點數而獎勵學者投稿非頂尖英文期刊，荒廢對本土的深入研究，是荒謬的學術政策。至於何謂

頂尖期刊或出版社，只要看看期刊引用率，查看一般著作引用文獻出處，其實大家心裡有數。

#### 推論 8-4（小國經費投入對研究品質效益有限推論）

依據 推論 2-2（小國原創學者人數偏少推論）

推論 5-1（小國學界評量能力偏低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小國社會科學研究品質低落的主要原因，在於學界規模太小，無法形成有效的討論社群與評量機制，而且參考資料太少。

原創研究計畫不一定需要太多經費。有原創力的社會科學家，通常可以在個人領域內找到不須額外經費即可執行的原創研究計畫。

經費不足，將使某些研究無法執行。但不至於使原創學者找不到不花錢的原創研究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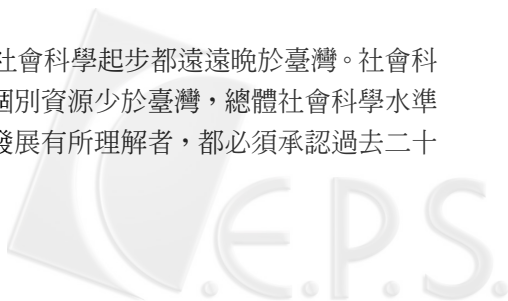
投入更多研究經費，確實可以讓學者執行某些缺乏經費時無法執行的研究計畫。例如，需要大量經費的調查工作。這可以增加研究資料，提高未來學界總體的研究品質。但也可能佔用調查者大量時間，短期內對其個人研究品質未必有利。甚至因研究人力不足，耗費大量經費與人力獲得的寶貴調查資料，可能多數從未被仔細分析利用，效益偏低。

總之，小國社會科學研究水準低於大國，主要原因並不見得是個人經費缺乏，而在於規模偏小。因此，若僅增加個人研究經費而不擴大大人力規模，不能改善集體研究水準。

小國社會科學改善研究水準的關鍵，不在於增加個人經費，而在於擴大學界規模。

經驗參照 8-4-1：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發展與社會科學起步都遠遠晚於臺灣。社會科學家平均水準低於臺灣，學者個別資源少於臺灣，總體社會科學水準低於臺灣。但對大陸社會科學發展有所理解者，都必須承認過去二十





年大陸社會科學急起直追臺灣之迅疾。關鍵絕非大陸學者個人訓練或  
用功程度或研究經費超越臺灣。關鍵在於大陸學界規模比臺灣大得太  
多。即使人員平均水準與經費不如臺灣，原創學者比例低於臺灣，只  
因規模較大，已足以使大陸學界集體研究累積多於臺灣。合理推論  
是，若目前政治、經濟、學術發展趨勢持續二十年，原本落後的大陸  
社會科學研究水準將會超越臺灣。根本原因在於規模差異。

#### 經驗參照 8-4-2：

為提升臺灣學術水準，教育部與國科會提出許多鼓勵與獎助計  
畫，甚至計畫將經費集中於少數大學以便創造所謂一流大學或研究型  
大學。

作者同意，理工研究通常需要龐大的實驗經費。若不將經費集中  
於少數生產力較高的單位，可能會使他們的研究潛力因資源不足而無  
法發揮。

但經費對社會科學創造力的影響遠不如理工科系。基本的社會調  
查工作與資料圖書購買當然是必要的，某些田野經費也是必要的。但  
除此之外，多數社會科學研究對經費有無其實並不敏感。美國頂尖社  
會科學系所裡高比例教授沒有研究助理，經費若有似無，匹馬單槍，  
照樣年年登上頂尖期刊。刺激研究水準提升的，是眾多同行的切磋競  
爭，而非個人經費。臺灣每年有許多學者獲得經費，雇用研究助理，  
但整個學門的研究成果卻遠不如美國一個頂尖系所裡一群經常沒有  
助理的教授。

學術創造所需要的，是腦力密集，而非資本密集。有原創力的社  
會科學家，一定可以找到不花錢的原創研究計畫。沒有原創力的人，  
計畫再多、經費再多、助理再多、田野再多、出國進修再多、國際會  
議再多，也不會因此得到原創力。倒可能將時間耗費於撰寫計畫、申  
請經費、接待訪客、監督助理、奔波田野、報賬、拼湊計畫報告與會  
議「論文」、飛來飛去，反而無暇靜心思考。易言之，錢多花樣多，



反而沒時間腳踏實地做研究。甚至促使學界許多人將精力投注於爭奪資源，累積國內外關係，而非學問的長進。腦力不足而徒然資本密集，不只是無謂的浪費，而且是反效果的折騰。

本文以為，與其將經費分給許多品質平平的學者，去雇用打雜水準的助理，從事問題意識薄弱的「深度」訪談，製作無用的長篇逐字稿，進行問卷設計粗陋的無效調查，耗費鉅資購置罕用資料，頻頻參加大拜拜式的研討會，或者以進修之名度長假，不如將這些經費集中，用來創造更多的教職，擴大學界規模。學界規模擴大，即使原創學者比例不變，卻增加了原創學者的人數。即使每人研究能力不變，人多卻增加了集體的研究累積。這才是提升小國社會科學水準的關鍵。這當然不是說良好的制度設計等其他條件不重要，而是說規模不擴大，制度設計的效果也會嚴重受限。這也不是說研究經費不重要。經費多當然是好事。但在總體資源有限的現實下，經費的運用必須講究邊際效用。就集體的研究累積而言，增加學者人數的效益顯然大於增加個人研究經費的效益。

論者或謂，國科會發給一般學者的經費已少得可憐，再如何刪節也極有限，不可能擠出錢來創造太多教職。作者同意，從國科會研究項下能節省的錢或許極有限，能藉此創造的教職不多。但事不得已，做多少算多少。更重要的是，這是觀念問題。學界長期以來努力爭取個人研究經費，現在或許應該嘗試鼓勵大家節約個人經費來創造更多教職。應該表揚的，不是得到經費，而是沒有使用經費但卻研究成果優異。

#### 推論 8-5 (小國大學難與大國大學競爭推論)

- 依據 推論 2-2 (小國原創學者人數偏少推論)  
推論 2-4 (小國本土研究品質偏低推論)  
推論 5-1 (小國學界評量能力偏低推論)  
推論 5-4 (小國學術聲望排名錯亂推論)



#### 推論 8-4 (小國經費投入對研究品質效益有限推論)

我們可以推論：

小國社會科學原創學者人數偏少，本土研究成果品質低於各方條件相近的大國。因此，小國即使將本國頂尖社會科學人才與經費資源集中於一二頂尖大學，此一二頂尖大學的研究水準也極難與各方條件相近的大國的頂尖大學競爭。

由於小國學術評量比大國不準確，學者聲望排名比大國錯亂，即使不考慮人際關係等不公正因素，小國將頂尖學者集中於頂尖大學的篩選能力也遠低於大國。因此，進一步降低小國頂尖大學與大國頂尖大學競爭的能力。

小國大學的社會科學企圖爭取全球大學排名前茅，可能是不切實際的期望，徒然導致許多對研究與教學沒有實效的表面功夫。例如自欺欺人的英語課程，三流的 SSCI 英文著作，頻繁但草率的所謂國際學術研討會，反而浪費人力與資源，降低研究與教學品質。

#### 經驗參照 8-5-1：

改善臺灣頂尖大學社會科學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可能不在增加所謂頂尖大學每位教授的經費。經驗參照 8-4-1 已指出，除了必要的調查、田野、圖書、資料經費之外，多數學者的研究經費支出，邊際效益通常極低。認真的學者，一定可以找到不須此等額外經費即可執行的原創研究計畫。社會科學裡，卓越的學者，即使沒有經費也會表現卓越。不卓越的人，錢再多也不會使他卓越，只是增加他要花招愚弄外行人的名目。

頂尖大學之所以成為頂尖大學，是基於原創學者的研究與教學。臺灣社會科學界目前的問題，不僅是小國其實沒有太多原創學者可以被集中於所謂頂尖大學，而且是每系所的規模都太小，以致於最好的系所即使有一二原創學者，也是人少勢孤，無法在研究與教學上產生充分的示範與領導效果。這不僅使教師之間缺乏切磋對象，而且許多

系所的學生可能從來不曾見過有原創力的老師，不知何謂原創的學術研究，誤以為搬弄新鮮名詞就是學術研究。後果是上者夜郎自大，下者怠惰鬼混。

因此，改善臺灣社會科學的關鍵，一是擴大學界總體規模，二是擴大校系規模，三是創造幾個超越臨界規模的系所，四是改變對平庸學者的運用與評量方式。

就擴大學界總體規模而論，臺灣社會科學規模小到與人口及經濟發展水準不成正比。目前美國人口 2 億 9821 萬，德國 8269 萬。臺灣人口 2272 萬人。前述 2001 年美國有博士級社會學家 13,710 人，其中萬人任教學校。也就是美國社會學家至少佔美國人口之萬分之 0.335。2005 年德國社會學會有博士級會員 1200 人，佔全國博士級社會學家之五分之四（德國社會學會網頁 [www.sozioogie.de](http://www.sozioogie.de)）。可推估德國約有 1500 博士級社會學家，約佔德國人口之萬分之 0.181。臺灣僅有約 200 社會學家，約當臺灣人口之萬分之 0.088。遠低於美國、德國的比例。可見與西方國家相比，相對人口規模而言，臺灣社會科學規模偏小。

若要使臺灣社會科學規模相對於人口達到美國標準，臺灣社會學家應該增加到 761 名。若要達到德國標準，應有 411 人。易言之，從國家資源配置觀點而言，參照美國、德國學界規模，臺灣社會科學規模必須至少加倍以上才合理。這當然不表示比照美、德標準來擴張規模就會解決我們學界的問題。但至少可以縮小我們與大國之間的差距。制度設計當然很重要，但規模擴大也絕對必要。

事實上，若參照本文的模擬 2-2-1，假定社會科學每學門可以分為 200 小領域，並假定每位學者有 3 項專長，而原創學者僅佔學界人口 10%，則臺灣每一學門至少需要 667 名學者，才可能使 200 小領域平均各有一位原創學者來帶動原創的本土研究。易言之，若考慮到臨界規模，則臺灣社會科學家佔人口比例必須高於德國等中型國家，趨近於美國標準，才可能使社會科學具備最起碼的理解本土的能力。

但擴大學界規模，不可避免要大幅增加大學預算。在這預算緊縮的時代，這似乎是奢望。但本文第四節已指出，小國社會科學規模偏小，導致教學品質低落，以致於社會科學畢業生、政府官員與專業人員知識水準偏低。如果納稅人期望改善政府公務員與政治人物的水準，則大學投資是必要的。不願投資於大學，而期望藉由道德訴求就可以改善公務員與政治人物的水準，是緣木求魚。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改善小國社會科學的關鍵不在增加個人經費，而在擴大規模。因此，在擴大經費不易的現實下，目前許多發給個人的無效研究經費應該取消，集中來創造更多教職，雖然數目可能極有限。

其次，在總體規模擴大的前提下，我們應該減少大學與系所的數目，集中小校小系的資源來辦理數目減少但規模擴大的校系，以改善資源的使用效率。目前臺灣社會科學界只有臺大與政大科系完整，其他大學都系所不全。對於研究上需要科際整合而教學上需要各系相互支援的社會科學而言，無異於跛足的大學。而且各校除了經濟學系可能因為大學部雙班而較趨近經濟規模外，各系所都規模偏小。一個系十二三名教授，許多所只有兩三名專任教授，宛如地攤。小校小系的後果是，基本課程各校重複開設，但專業課程都不足，或授課教師不夠專業。另一方面，雖然課程不足，但選修課又往往學生無幾。基本圖書各校重複購置，專業冷僻的圖書大家都沒有。易言之，校系規模偏小，不僅不利於授課教師專業化，而且造成明明人力與經費不足，而同時卻又嚴重浪費教學人力與圖書經費的矛盾現象。

論者或謂，美國許多私立大學規模很小，許多頂尖大學採納小班教學，據說小班教學優於大班教學。問題是，美國私立大學不僅學費驚人，而且依賴鉅額外界捐款來維持。臺灣有如此物質基礎嗎？我們是個低預算、低學費的國家，如何仿效貴族學校？況且，美國一般州立大學也普遍規模巨大。我們為何要比他們更浪費資源來維持小校小系？至於小班教學，美國一般州立大學大學部基礎課程動輒兩三百學

生一班。美國兩個頂尖的社會學博士班，州立的威斯康辛大學與私立的芝加哥大學，都是大班教學。不論必修選修，三四十博士生一起上課是常事，從來沒有人懷疑他們的教學效果。大學不是幼稚園。決定大學教學水準的，是老師素質，不是班級大小。大師上課，絕不介意多幾個學生聽講。平庸的老師，就算個別指導也說不出所以然。人力不足的窮國家而實施小校小班，不止是迷信與浪費，更反而降低教學水準。

當然，臺灣之所以有許多小校小系，不是基於任何學術邏輯，而是政治考慮與歷史演化的結果。改變很困難。前項建議，只能說是遠程思考。

就較短期政策考慮而言，本文首要建議是，每學門選擇三五個較佳系所，大幅擴大其教師編制到三十人以上，並且比較嚴格的選聘與淘汰教師。如此，這幾個系所內，至少都有幾位原創學者。佔全系老師比例雖低，至少已非孤軍奮戰。相互支持，勉強可以形成討論社群。並成為系所研究與教學的示範核心，帶動全系師生的研究與教學努力。易言之，讓這幾個系所的原創學者人數達到產生連鎖反應所需的臨界值。如果有幾個系所能在幾位原創學者帶動下提升其研究與教學水準，對其他系所也會產生示範效果，因此也間接帶動其他系所的研究與教學提升。

除了提升頂尖系所的水準，我們也不能忽略學術光譜的另一端。就平庸學者而言，提升小國社會科學水準的方法，很反諷的，可能在於放棄盲目的強調研究，而局部代之以鼓勵翻譯。每一國家都有相當比例的學者是平庸學者。比例如何當然見仁見智，但其存在大概無庸爭議。這些學者或者研究興趣不高，或訓練不足，實在很難強迫他們寫出學術上有意義的研究著作。但他們未必教學不認真，未必沒有教學貢獻。目前的制度卻是強調必須有研究著作才能升等，只有研究著作才能獲得獎勵。這迫使此等學者必須在不知名學報上出版無人問津的論文，或者寫書後自己成立出版社來無聲無息的出版，以求升等。

或者甚至充滿挫折的放棄升等，避免學術界的活動，成為學術社群的邊緣成員。這不僅對學者個人生命十分殘酷，而且更是糟蹋小國本就有限的學術人力。這些研究興趣不高的學者，其實高比例有能力從事學術翻譯。每天花費兩小時翻譯一頁，一年就可以完成一本西方名著中譯。但同樣時間卻未必能製造半篇值得閱讀的期刊論文。與其強迫這些無心研究的學者從事所謂研究，何不鼓勵他們從事名著中譯，允許他們以翻譯作為升等依據？尤其後段的校系，無論如何都研究不彰，何不放棄幻想，面對現實？如果此議實行，鼓勵以翻譯代替平庸著作的結果，臺灣社會科學各學門也許每年會減少三十篇無人要讀的無名期刊上的平庸論文，但學生卻多了五十本可讀的中譯名著。十年下來，前述小國教材缺乏的問題將獲得大幅改善。當然，翻譯品質的審核必須謹慎設計。而且，小國學術出版市場很小，翻譯作品一多，可能沒有出版社能夠消化。本文建議，用來升等的翻譯作品，必須經過嚴格審查與修正，然後依照規定格式放在教育部或國科會設立的名著中譯集網站上，一如網路期刊般開放學界師生下載使用。這可以省卻印刷、存書、銷售等龐大的出版工作負擔。而且譯者也可以定期根據讀者的批評指正而修改其不當翻譯，而不像目前譯著出版後幾乎沒有修正機會。翻譯者除版稅收益外，還可以升等加薪。甚至可以設立各學門的翻譯獎項，讓從事翻譯的學者也獲得工作的肯定與滿足。這比一味鼓吹人人都從事研究更能提高小國學界的總體生產力。事實上，翻譯不必限於平庸學者。人文社會科學許多經典名著的翻譯，所需功力遠逾一般研究出版。如果升等時允許以翻譯代替研究，或者設立獎項來獎勵重要而傑出的翻譯，可能許多傑出學者都願意從事經典名著的翻譯。這對小國學術的貢獻不亞於研究出版。若有傑出學者參與翻譯，還可以提高翻譯的聲望，避免以翻譯代替研究的學者被污名化，促進小國學術社群的凝聚與發展。



### 經驗參照 8-5-2：

臺灣社會科學界經常採用讓研究生輪流報告的上課方式。許多老師認為西方大學就是如此，而且老師也比較省力。

讓學生輪流報告的教學方式，假定學生會認真閱讀，甚至會主動尋找好書閱讀，而後報告討論。這在優秀學術著作繁多的西方大國有可能行得通。但這方法用到非西方小國，經常是橘逾淮為枳。

在臺灣使用研究生報告方式上課的主要障礙在於語言。前述臺灣社會科學各大小領域都中文優秀著作偏少，通常不足以滿足研究所教學需求。如果上課依賴中文教材，則註定了是低密度學習。但若要求學生閱讀英文教材，則以臺灣學生英文閱讀能力之普遍低落，多數碩士研究生可能從未完整讀完一本英文書，不可避免後果是許多輪到閱讀報告的學生會尋求中文代替品，經常是粗淺的代替品，例如文化思想雜誌上的簡介文章，或語意不清的拙劣中譯本。而未輪到報告的學生則不但根本省略英文閱讀的痛苦，可能連中文淺介也免了。結果是無知的人報告給無知的人，以報告與討論為名的買空賣空。如果老師不確實要求學生閱讀準備、強力導引討論、指名要求學生發言答問，只是任由學生天馬行空，必然後果是有修課之名而無學習之實。易言之，缺乏中文教材的不利教學環境，因為老師怠惰的教學方式而更惡化。

事實上，讓學生報告的上課方式在西方的實施效果也不可靠，因為基礎訓練充分而又主動用功的學生畢竟少數。因此這方法在美國也不像臺灣人想像的普及。以個人經驗而言，芝加哥大學與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班並不常讓學生上課報告。博士班的必修課都是老師講課。選修課也常是老師講課大半學期以上，只留少數幾週讓學生報告。但有些老師講課時會很頻繁的提問題要學生回答，甚至指定學生回答。而且好學生也會主動提問討論。因此老師講課卻有討論的效果。只有少數博士班的高級討論課 (seminar) 才以學生輪流報告為主。





但即使這種討論課，學生報告討論時，老師會積極介入導引，絕不任由學生天馬行空。報告的學生表現太差，老師可能會立刻插手接管。甚至有些高級討論課也變成老師講課，因為大師講課遠比同學報告精彩太多，為何要放棄受教機會？如果臺灣學界真要學習西方，應該多學學此種認真的教學。而且臺灣的老師們可能必須比西方老師更認真督導學生，才能稍稍彌補非西方小國的不利教學環境。

## 結 論

本文顯示，學界規模偏小，使小國社會科學界的研究能力、對外學習能力、教學能力、評量能力、學術領導水準等各方面，都低於政治、社會、經濟、學術歷史等條件相近的大國。西方小國因規模所受的不利可能低於非西方小國。但與西方大國相比，西方小國學界仍因規模偏小而承受不利。

上述小國學術困境的因果，可以大體分為五個密切相關的層次。

最核心層次，是小國學界規模過小，以致於各大小領域的研究者與研究成果都太少。一方面降低向學術先進國學習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本土研究而言，每一研究者可參考的前人研究成果稀少，降低後續者的研究效率與水準。大學也缺乏充分本土教材，甚至對本土社會的理解經常必須依賴教師臆測。缺乏本土教材與依賴臆測，降低了小國社會科學的教學水準。

第二層次，是學者能力不等的現實，進一步深化小國學界規模過小帶來的困境。學界裡，原創學者是少數。小國學界規模太小，原創學者太少，許多領域完全沒有原創學者，甚至沒有演伸學者。因此，各大小領域缺乏原創著作可供研究參考或教學使用。研究參考或教學使用的本土材料，經常必須包括大國學界不屑一顧的平庸著作，甚至品質不齊的碩士論文。平均品質比大國學界所用資料偏低。進一步降低小國社會科學研究與教學的水準。

第三層次，是小國學界規模太小，導致評量困難。加之原創學者太少，不足以掌握評量輿論主導權，使評量輿論掌握在演伸學者之手，甚至平庸學者之手。後果是正確評量研究成果的能力與意願偏低。無法對研究資源進行有效配置，無法有效辨識、運用人數本已稀少的優秀學者，進一步降低研究與教學水準。

第四層次，是小國學界規模偏小，使學術評量不公現象惡化。評量不公是任一國家任一領域都會出現的問題。小國學界規模偏小，評量困難，以致於比大國更難建立客觀而有公信力的評量標準。因此，小國學界發生評量不公爭議時，比大國學界更難判斷是非，更難抵制不公者。進一步降低研究與教學水準。

第五層次，是小國學界規模偏小，原創學者偏少，不足以滿足學術領導階層的人力需求，以致於小國學術領導階層遠比大國包含更多低素質的學者，導致小國學術領導階層平均水準低於大國，其所制訂的學術政策平均品質低於大國，進一步降低小國社會科學研究與教學水準。

小國社會科學教學水準偏低的後果，是專業人員、政府公務員、政治人物、與新聞從業者的知識水準也偏低，受害的是國家與人民。

本文討論規模偏小與各種不利後果的關連時，並未引入學術制度、經費、學界風氣等因素。這當然不表示此等因素不會影響小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本文要說的是，不論其他因素是否存在，或其影響是強是弱，規模偏小此一事實，都將對小國社會科學產生獨立的負面作用。而且，規模愈小，水準愈低。這可能是臺灣社會科學界不能不認真面對的社會事實。

當然，上述有關小國學界的「社會事實」，到目前為止，只是一連串預設與推論。透過前述的隱性經驗檢證，作者盼望本文推論不至於離譜。但是否確實合乎事實，仍有待未來系統化經驗檢證。本文的理論推演，也就是未來對臺灣社會科學界的社會學研究的一套研究假設。

假若本文理論推演並未偏離事實，則本文的發現對臺灣社會科學界的意義為何？答案似乎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喜者，過去學界同仁指摘的臺灣社會科學界的某些缺點，例如相互評審似乎不公、相互引用率偏低、研究成果不彰、教學欠佳等，其實可能是規模偏小的必然集體後果，而非表示臺灣學者個人學行特別惡劣。西方大國學者在個人素質上未必優於臺灣小國，他們的集體學術表現如果比較出色，制度似乎比較公平，可能是規模較大的邏輯後果。這般發現，似乎多少洗刷了臺灣學者們的清白。

憂者，如果臺灣學界的許多缺點並非起於個人學行或學界制度、風氣，而是起於學界規模偏小，則改進的機會可能比大家想像的要小很多。我們當然應該不斷自我反省，改進制度。但即使臺灣學界改善制度，增加研究經費；學者們個個多加用功，相互勉勵，改善風氣；只要學術規模沒有大幅擴張，則研究與教學改進的效果仍然有限。

作者以為，擴大學界規模是提升臺灣社會科學研究與教學水準的關鍵。一方面，應該節約目前無效的所謂研究經費，轉用於增添人員。基本的社會調查是必要的，資料與圖書購買是必要的，某些田野經費是必要的。但除此之外，在經費有限的前提下，與其將經費分給許多缺乏原創力的學者從事邊際效益低落的使用，不如將經費集中，用以創造更多教職，擴大學界規模。以便增加集體研究累積，並且增加原創學者人數。社會科學裡，認真的學者，一定可以找到不須經費即可執行的出色研究計畫。

另一方面，政府必須增加對大學的投資，大幅擴張社會科學的規模。以西方國家為參照，就國家資源配置而言，臺灣的社會科學規模至少必須加倍以上才能達到最基本的需求。這需要財源，但卻是改善社會與國家行政、政治的關鍵投資。社會科學規模擴大，加上制度設計改善，會改善研究與教學水準，會提高學生素質，因此也提高專業人員、政府公務員、政治人物、與新聞從業者的素質。這是提升國力的必要投資。

作者甚至猜想，可能只有當一國原創學者人數超過了某個臨界值，才可能形成本土的原創討論社群，而帶動本土學術的良性連鎖反應。原創學者只佔學者的極低比例。因此，要顯著增加原創學者人數，就必須大幅擴張學界規模。這可能必須使臺灣學者佔人口比例遠超出德國等中等國家，而趨近美國的標準。

除了擴大學界總體規模，在制度設計上，長期目標應是集中資源來辦理數目減少但規模擴大的校系，以提高有限資源的使用效率。短期而言，關鍵是在社會科學每學門創造幾個規模較大的領導系所。這幾個系所可能都需要三十人以上的規模，並慎選教師，才能使其至少有四五位原創學者聚在一起。這樣的原創學者人數才能勉強達到良性連鎖反應的臨界值，足以形成討論社群，成為系所研究與教學的示範核心。如果臺灣社會科學每學門能有三五系所，因為幾位原創學者的聚集而啟動了水準提升的連鎖反應，則可能對其他系所產生示範效果，進一步帶動學界的提升。

在學術的另一端，則是鼓勵無意研究的學者以翻譯國外名著來代替平庸研究，以充實教材，提高教學水準。

當然，兩千多萬人的小國，不論如何擴大投資，其學術規模仍將比美、日、德、法、英等國小得太多。再加上語言障礙，人才外流，臺灣的社會科學要與歐洲小國競爭都不見得容易。這是殘酷的現實，作者但願這不是真的。然而，社會科學家必須面對事實。面對事實不表示必須麻木癱瘓。我們必須努力，但不要夜郎自大。去除幻想，將使我們更能腳踏實地。超越道德訴求式的思考，尋求制度化的出路。國雖小，我們可以做個實在的小國。參考西歐先進小國的經驗，而不是一廂情願的處處以超級大國美國為師，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在規模受限的前提下，改善我們的制度設計，盡力提升學界水準。

當然，不論如何腳踏實地，任何人都難免忍不住要問，在規模偏小這般嚴厲社會事實的客觀限制下，臺灣小國的社會科學是否可能有在國際學界揚眉吐氣的一天？作者的初步反省是，也許。就像韋伯面

對現代社會的鐵般牢籠時，寄望於不世出的神才（charisma）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社會轉變。古以色列小國曾創造影響世界深遠的耶和華一神教，沙漠中的麥加小城曾崛起橫掃歐亞的伊斯蘭。誰知臺灣小國會不會孕育不世出的學術天才，照亮小國的天空，甚至撼動國際學界？但既是不世出的天才，則不僅罕見，且已非任何經驗法則或理論所能預測。

### 參考書目

- 傅利曼夫婦（1999）《兩個幸運的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自傳》。林添貴、羅耀宗譯。臺北：先覺。
- 李丁讚（2005）「學術生產、隱形學群與學術評鑑」，頁 301-12，《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臺灣學術評鑑》，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 賴鼎銘（2005）「量化指標並非學術評鑑的萬靈丹：以國外幾種代表性的學術評鑑為例」，頁 31-66，《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臺灣學術評鑑》，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 郭明政（2005）「以 SSCI 及 TSSCI 為名的學術大屠殺」，頁 153-78，《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臺灣學術評鑑》，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 高承恕、謝國雄（1996）「臺灣企業的社會學討論」，頁 137-145，《兩岸三地社會學的發展與交流》，蕭新煌、章英華編。臺北：臺灣社會學社。
- 黃厚銘（2004）「省思臺灣社會科學學術評鑑制度」。《臺灣社會學會通訊》51: 12- 17。
- 黃厚銘（2005）「SSCI、TSSCI 與臺灣社會科學學術評鑑制度」，頁 87-108，《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臺灣學術評鑑》，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 黃世鑫（2005）「經濟學：社會科學的女皇？杜鵑窩裏的真實」，頁 234-74，《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臺灣學術評鑑》，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 江宜樺（2005）「關於臺灣學術評鑑制度的幾點建議」，頁 145-52，《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臺灣學術評鑑》，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 瞿海源（1996）「臺灣社會階層研究敘介」，頁 85-92，《兩岸三地社會學的發展與交流》，蕭新煌、章英華編。臺北：臺灣社會學社。
- 瞿海源（1998）「社會學課程內容與臺灣社會研究」，《臺灣社會學刊》21:1-20。
- 瞿宛文（2004）「反思學術評鑑與學術生產：以經濟學門為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6:223-236。
- 許嘉猷（1996）「臺灣的階級研究」，頁 93-102，《兩岸三地社會學的發展與交流》，蕭新煌、章英華編。臺北：臺灣社會學社。
- 許松根（1999）「經濟國際期刊的分等級群」，《國科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9:505-521。
- 張苙雲（2004）「審查的隨想：舞權弄利？公益服務？」，《臺灣社會學會通訊》51:5-6。
- 章英華（2000）「學術出版、評審與學術發展：一個社會學家的參與觀察」，《臺灣社會學刊》23:1-23。
- 章英華、黃毅志、呂寶靜（2000）「臺灣地區社會學、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期刊排序」，《臺灣社會學刊》23:103-139。
- 陳伯璋（2005）「學術資本主義下臺灣教育學門學術評鑑制度的省思」，頁 205-34，《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臺灣學術評鑑》，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 陳光興、錢永祥（2004）「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下的學術生產」，《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6:179-206。
- 陳巨擘（2004）「對學術專書審查制度的一些觀察與感想」，《臺灣社

- 會學會通訊》53: 75-77。
- 陳杏枝 (1999)「臺灣宗教社會學研究之回顧」，《臺灣社會學刊》22:173-209。
- 曾孝明 (2001)《臺灣的知識經濟——困境與迷思》。臺北：群學。
- 曾孝明 (2004)《台灣教育的宏觀與微觀》。臺北：御書房。
- 蔡明月 (2005)「引文索引與引文分析之探討」，頁 67-85，《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臺灣學術評鑑》，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 蘇國賢 (2004)「社會學知識的社會生產：臺灣社會學者的隱形學群」，《臺灣社會學》8:133-192。
- 曹添旺、賴景昌、張峰嘉 (2002)「臺灣經濟學術單位在 EconLit 資料庫的學術表現」，《經濟論文》30(2):115-152。
- 伊慶春、呂玉瑕 (1996)「臺灣社會學研究中家庭和婦女研究之評介」，頁 169- 192，《兩岸三地社會學的發展與交流》，蕭新煌、章英華編。臺北：臺灣社會學社。
- 葉啓政 (1996)「臺灣地區社會學理論的發展及其潛在問題」，頁 17-38，《兩岸三地社會學的發展與交流》，蕭新煌、章英華編。臺北：臺灣社會學社。
- 葉啓政 (2003)「臺灣社會學的知識——權力遊戲」，《政大社會學刊》35:1-34。
- 葉啓政 (2004)「缺乏社會現實感的指標性評鑑迷思」，《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6:207-221。
- 葉秀珍、陳寬政 (1998)「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術研究的現況與發展」，《臺灣社會學刊》21:21-57。
- 顏崑陽 (2004)「再哀大學以及一些期待與建議——當前高教學術評鑑的病徵與解咒的可能」，《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6:237-255。
- Mitchell, B.R. 1976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1750-197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2004 *The Statistics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4- 2005*. Washington, DC.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